半步天涯
著名作家、情感问题专家水妖作序
新浪原创大赛超人气作品，点击近1000万
演绎女生最渴望的水晶之恋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序言
- 婚礼上的遇见
- 是否有缘人
- 小易总回来了
- 嚣张的暴发户
- 没有痕迹的天空
- 冤家路窄
- 圆不上的谎言
- 就是依赖你
- 心中有你
- 雨中邂逅
- 安静的画
- 诡异的调令
- 上岗培训
- 寂寞的烟花
- 夜色如水
- 清者自清
- 刀锋上的舞蹈
- 他的情人
- 我们的约会
- 好鬼面具
- 深夜加班
- 流言四起
- 有你在身边
- 原来还是心痛
- 因为有你
- 不让你受伤
- 守护天使

序言

一个关于爱情的好梦

中国女生们开始写言情小说了。并且写得颇有生活基础——真是——谢天谢地。我们还在青春期时，读的都是港台的言情小说，天马行空云山雾罩，汽车别墅俊男，珠宝鲜花美人，令正做爱情梦的少女少男们心神荡漾，但总有些虚幻之感，毕竟这些故事中描述的物质舞台，离我们当时的生活实在是太远了。

话说到英俊的王子打开车门，取出一束盛大开放的百合……怎么可能呢？在我们少时，私家车全城也没一百辆呐！写进去就显得假了。我少女时代也曾写过言情小说，写到这类情节就无法处理了——很显然，总不能让我的王子开着幸福250，款款地停下，从破烂的摩托车后备箱里拿出一束鲜花吧？那种农民大叔用来拉鱼拉菜的运输型交通工具，实在是无法浪漫呐。

终于，我们也可以写王子开着百来万的豪车接送女主角了。

这确实拜中国近年的经济腾飞之赐，也得承认，年轻的女作者对生活的细节把握有着细腻入微的眼光。

这是一部颇有生活基础的言情小说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她是一个优美委婉而不失轻俏的爱情故事。故事的元素并没有超脱常规，一个典型的灰姑娘邂逅王子，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老套，但作者清新的文笔把这个故事讲得有声有色。不过最吸引人的还不在于此，而是作者本身倾注于女主角身上的激情与理念。

交织着传统与现代理念的女主角，温柔善良调皮可爱，豁达而善解人意，这样可爱的姑娘，没有理由不被男性钟情。不过，她最吸引人的部分不止于这些概念化的美好品质，而是她懦弱却有底线，胆怯却又勇敢的特别性格。她会被恶女人纠缠欺负多年，依然好脾气地包容，她会是部门里人人呼来喝去指使的老好人，但在看到别人受伤害时，却会挺身而出，路见不平；在触及自己的个人尊严时，强权也不

能让她低头——这种柔中带刚的性情我见犹怜，同时，也掺杂了许多理想主义者的热情之光，这些，大概是驱动我一口气读完全书的质素。

同时，女主角和男主角的个性描摹在同类小说中，有独特的生命力——复杂多变，摆脱了言情小说男女主角脸谱化的常见毛病。男主角的酷不是无根之水，而是有复杂的家庭成因；女主角的柔弱好脾气感情丰富爱关心帮助人，是因为她来自条件普通却充满温情的家庭。所以，女主角身上美好健康的人格，深深地吸引了虽然事业成功能力超群实际上却有心灵创伤的男主角，看似偶然，却是必然。看似不靠谱，却有其必然的命运。

作者能够在一个传统的爱情旧曲上谱写出这样的新调，十分可观。能在新浪的小说大赛中脱颖而出也是有她的独特之处。

在一个闲适的下午，泡一杯浓香的卡布其诺，边上摆上一碟手指饼，读这样一本轻快而明丽的小说，放任思绪，和作者一起做一个关于爱情的好梦，是一种很好的享受。大大有助于身心疲惫的白领，调剂一下在职场生涯中降到零点的荷尔蒙指数，在周末汲取童话之井的能量，来振作自己萎靡的心灵。

是为序。

水妖

2009年9月17日

婚礼上的遇见

穿着白纱的新娘巧笑嫣然，英俊倜傥的新郎含情脉脉，多么美丽的童话。

苏画往后悄悄退了两步，他们幸福了，而她是那个陪着他们幸福的伤心人。偏偏还不放过她，新郎江岷在对她使眼色，要她过去帮新娘子应付别人的敬酒。她低头掩饰唇边的苦笑。在江岷的心里，程惜雅永远是那朵时刻需要人呵护的温室玫瑰，而她，是山间的蔷薇，坚韧得可以自己遮风挡雨。

她走了过去，接过程惜雅手中的酒，说了句我替她喝，就一饮而尽。周围的人都在起哄，敬酒的人脸上有得逞的笑，又倒了一杯："美女酒量这么好，又这么仗义，那就把给新娘子的三杯都喝了算了。"

程惜雅在一边娇嗔："不要再灌苏画了啦，她酒量不是太好。"

"酒量不是太好，那就是比较好啰，喝嘛。"她话里的漏洞太容易被抓住，周围的人再度起哄。

苏画咬了咬牙，接过了酒杯。她喝完了三杯，江岷才过来挡驾："好了好了，酒都喝完了，别为难小妹妹了。"

苏画站在那里，微笑着听江岷说妹妹两个字，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，还是别的，她觉得好像快要看不清眼前的东西。宴会结束了，众人转战到江岷家，准备闹洞房。作为伴娘，苏画只能跟着他们回去。江岷让她和他们坐一辆车，程惜雅在车窗边仰着脸望着她，带着真挚而纯洁的笑。她摇了摇头："我坐后面那辆吧，伯父伯母和你们一起吧。"

酒精加上路上的颠簸，让苏画的胃翻江倒海。车在江岷家门口刚停下，苏画就拉开车门，冲到路边，伴随着呕吐，眼泪流了下来……突然，眼前出现了一瓶水，她转头，由于泪眼模糊而看不清那个人的脸，只感觉到他的眼眸漆黑深邃。她接过水，说了声谢谢，那个人只是点了下头就转身走了，留给她一个挺拔的背影。

等苏画收拾好自己，她开始在大厅寻找那个背影的主人，最后终于在客厅的一角找到了他：五官俊美，略长的头发，灰色的休闲西装和深色的牛仔裤，随意靠着扶手，漫不经心却又散发着致命的吸引力。

苏画走到他面前，轻声地说："刚才谢谢你。"

他的嘴角微微弯起一个弧度："小事而已。"

苏画一时之间有些局促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她急切地想给自己在别处找个座位坐下，可是她进来得实在太晚，其他人已经将所有能坐的地方都占了。那个男人看出她的窘状，往旁边挪了挪，笑笑："挤着坐坐吧。"

苏画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坐了下来，虽刚刚已经吐过，但头仍然有些晕，不知道自己能够坚持站多久而不倒下。两个人就这样各自倚着一边的扶手，看着场中央上演的戏码。

众人闹着要新郎新娘接吻，程惜雅满脸娇羞，用纤纤玉指掩口，对着众人撒娇："哎呀，这怎么

好意思啊。"

可越这样，越容易挑起他人的兴致。有人将江岷推到她身上，江岷笑着顺势抱住了她，一个深情的长吻……

苏画的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下来，滴在膝上淡粉色的皮包上，圆圆的一颗，不散，不落。旁边男人的眼神，既诧异又带着了然。他轻碰了下她的胳膊："走吧，我们出去。"

苏画没有回答，他已经站了起来，拉起了她。

在房子侧面的角落里，苏画在这个陌生的怀抱中痛哭失声，他的怀抱有淡淡的烟草气息，很温暖……

许久，她离开了他的怀抱，不再流泪，而是靠在墙上，看着远处夕阳的余晖。

他也斜靠在墙上，点燃一根烟，烟圈在空中漂亮地回旋。

她不习惯倾诉，而他不擅长询问，所以两个人在渐沉的暮色中各自沉默。

是否有缘人

抽完了烟，他拍拍她的肩："还是进去吧，你是伴娘，消失太久不太好。"

苏画深吸一口气，点了点头，因害怕留下泪痕，用指尖仔细地擦了擦眼角。他站在一边，默不做声地看着她。再后来，他牵住了她的手。他的手那样有力，那样温暖，让她忍不住也握紧了他的手……

他们进了大厅，苏画想要像刚才一样，找个隐蔽的角落继续坐着，他却拉着她径直走向新郎新娘。苏画有点慌，扯了扯他的手，他回过头，对她一笑："总要说几句祝福的话，不然场面上太小气。"

苏画愣了愣，随着他来到新郎新娘面前。

江岷看到他们，惊喜地叫："秦棋，原来你跟苏画认识。"

听了这句话，两个人讶异地对视，秦棋，苏画？琴棋书画？

旁边的人也很快意识到这点，开始哄笑："琴棋书画，真是天作之合啊。"

程惜雅虽跟大家一起笑，眼神却有几分闪烁。

秦棋的笑容带着一点点的不羁，有种别样的好看："是啊，我们挺有缘。"
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握苏画的手紧了一些，这让有些不安的她镇定了一点，绽放出一个笑容，似甜蜜，似娇羞。

周围的人找到了新的兴奋点。这里闹新人的风俗中本来就包括闹伴娘，只不过刚才没有找到人而已。立刻有人煽风："这么有缘，亲一个。"周围的人很快被挑动起来，开始一起鼓掌："亲一个，亲一个。"

苏画不知所措地望向秦棋，却在那一刹那，看见江岷的脸上居然也有和众人一样调侃戏谑的笑，心中猛地剧痛。她双手钩住了秦棋的脖子，闭上眼，将自己的唇贴到他的唇上。

秦棋有瞬间的错愕，可是当他发现苏画的唇冰凉而微微颤抖，他的手环住了苏画纤细的腰，开始吻她。

秦棋的唇有着和他怀抱一样温暖的烟草味，让苏画因疼痛而收紧的心渐渐舒缓。她并不懂得接吻，所以只是无措地承接着他的唇舌，而他感觉到她的青涩，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，吻得更加温柔而细致……

当两人分开，苏画不敢看秦棋的眼睛，红着脸别过头去，秦棋却自然地揽着她，仿佛他们真的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

那天晚上，这一群年轻人闹新房一直闹到凌晨，自始至终，秦棋都拉着苏画的手，没有放开。苏画也渐渐打开了心里的郁结，开始跟着他们笑和闹。秦棋在一边，看着她的笑容而微笑。

终于散了场，秦棋和苏画走在午夜的路上，两人的手在离开众人的视线之后松开。在放手的那一瞬间，苏画的心里有点失落，他跟她，毕竟不是真的情人。

初秋的夜已经有些冷，苏画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礼服裙，一阵风吹过来，她打了个寒战。这时，一件外套落在了她的肩上，还带着秦棋的体温。苏画转过头望着他，很认真地说了句谢谢，心想真的要谢谢他给自己依靠的怀抱，给自己完美的初吻，给自己寒夜的温暖，如果没有他，也许今天自己会在别人的婚礼上失魂落魄，丢尽颜面。

秦棋耸了耸肩，轻松地笑了笑：“算起来，我并不吃亏。”

他眼里满满的笑意感染了她，她笑着吐了吐舌，轻声地自言自语：“你当然不吃亏，那可是本人的初吻。”

谁知秦棋还是听到了，大笑：“我知道，没见过接吻还发抖的。”

苏画满脸通红，狠狠用手肘撞了他一下：“什么人哪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”

在这样的嬉闹中，累积了一整天的压抑慢慢散开去。不知不觉就到了苏画家楼下，秦棋对她摆摆手：“上去吧。”

苏画在那一刻有些怅然若失，他就这样走了吗？他甚至都没告诉自己他的电话号码。她微笑着对他点点头：“那你回家的路上小心些。”

她转身上楼，没有再回头。当她到三楼的拐角时，突然从黑暗里窜出一只猫，撞在她腿上，吓得她一声尖叫。很快，她听见楼下传来秦棋的声音：“怎么了？”

苏画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，他没走吗？站在楼道的窗户边，她对他挥了挥手，声音里有些微的哽咽：“没事，是只猫。”

“哦。”秦棋的手插在裤兜里，仰头望着她，“那你快点回家，到了就在窗户边向我打个招呼。”

看着楼下那个身影，苏画心里有什么在涌动，但很快恢复平静。她一步步上楼，背影单薄。

爱情，谁主动谁就被动。他不给她电话号码，她就必须不能主动去要。对江岷的那场单恋，已经耗尽了她对爱情的勇气。如同寂寞的歌剧院，自己站在舞台上孤独地吟唱，而台下的那个人却始终听不懂，或者假装不懂。一首歌唱了十年，今天才终于因为他的婚礼而强制性地被画上休止符。她悲伤，却也庆幸自己终于解脱，她怎么敢再一次莽撞踏入同样的绝境？

当看见苏画在明亮的灯光中对自己挥手，秦棋才转身离去，消失在夜幕中。

他不是没看见她离开时的落寞，可是这样一个连接吻都不会的女孩子，透明得如同那颗泪珠，他又怎么忍心用自己的沧桑去折磨她。

两个人都在心中叹息，名字有缘的两个人，却未必是有缘人。

小易总回来了

睡过了一个星期天，苏画又迎来了新的一周。暗恋的人结婚，将自己的初吻献给一个没留下点滴信息的陌生人，这一切如同一个梦，梦醒了，生活仍然如故，没有丝毫不同。

她照例是在闹钟三番五次的催促声中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，套上衣服，踩着高跟鞋飞快地下楼，在小区门口的面包店买一瓶酸奶，两个菠萝包，然后去车站，和所有人一样，迷茫而焦虑地等待公共汽车。

车厢里挤满了人，苏画一手提着早点，一手吃力地抓着吊环。这个城市公交车的车速是出了名的快，急刹车更是司空见惯。苏画在车里摇来晃去。她在心里庆幸，还好公司离自己住的地方只有三站地，需要忍受的时间并不长。

走进那个有名的工业园，远远就可以看见“华易集团”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，这块金字招牌背后有一个白手起家的金融传奇。这个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苏画公司的董事长易家奇，他从药厂的小伙计变成资产二十亿的集团公司的总裁。苏画正是受了这个励志故事的鼓舞，才进这家公司的。

可是，当她在这个公司待了一年之后，以前的激情已被现实磨光。正因为是某一个人的传奇，所以这个公司，上至各部门的头脑，下至看门的大爷大妈，都跟易家有或深或浅的渊源，也许连食堂打饭的阿姨都是董事长的远方表亲。所以，像苏画这样招聘进来的人在这里是纯粹的外人，他们只能兢兢业业做事，小小心心做人。

苏画一进大楼，就感觉到一种与平常不同的紧张气氛。她看了看表，八点十分，离上班时间还差二十分钟。往日这个时候，大厅里还人烟稀少，来了的人也是优哉游哉，今天怎么都如此行色匆匆?

等苏画来到他们药品开发科办公室，更是觉得诡异，人居然到齐了，就连每天都迟到的叶玲玲妹妹都已经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。科长

没有像往常一样喝茶看报，而是在埋头啃报告，这可真是奇观。苏画疑惑地在自己的座位坐下吃早点，叶玲玲蹭了过来，掰走她半个菠萝包。

苏画小声地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，大家都来这么早？”

叶玲玲拉了把椅子在她身边坐下，神秘兮兮地耳语：“你不知道？小易总今天来公司上班。”

“小易总？”苏画反问。她脑袋里出现几行资料：易沉楷，男，30岁，易董事长的独生子，名校毕业，国外工商管理硕士，回国后任某跨国公司中华区经理。

“可是他不是不愿意回这个公司吗？”苏画还是很疑惑，程惜雅的消息应该不会出错才对。据说易沉楷对于他老爸的经营管理模式十分不屑，所以不愿意回来接管家族产业。

叶玲玲挥挥手：“嗨，据说是董事长把他逼回来的，再说了，他爸年纪这么大了，谁知道还能……”

“咳。”身后传来周姐的一声干咳，叶玲玲赶紧煞住了口，给苏画使了个眼色，回到了她自己的座位。

苏画低下头，快速把酸奶和面包扫荡完，开始收拾桌面。这个公司，谁都比自己消息灵通，就连叶玲玲，听说也是某位总监的亲戚，所以中专毕业就进了开发部，拿的薪水估计不比自己低。平日里苏画的消息来源大多是对面楼上当副总秘书的程惜雅，如今程惜雅去度蜜月了，她理所当然也就错过了这么重要的信息。

直到上午十点，易沉楷的巡视大军才到他们部门。科长拿着报告，忐忑不安地等在门口，可惜一早上的辛苦准备，那位易总却看都没看一眼，只是略微地点了个头，眼睛扫视了一遍众人谦恭的脸，就离开了。

等大军的脚步声从楼梯那头消失，办公室内的人才重重喘出一口气，放下了悬空的心。

叶玲玲很快便跑到苏画桌前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小易总长得真够帅的。”

“嗯，还不错。”苏画附和了一句。

的确还不错，据说易董事长年轻的时候是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，他的儿子将他的优秀基因继承得很全面，轮廓清晰，棱角分明。但是小易总面色阴沉，眼神不耐，很明显他心情非常之不爽。不过，无论小易总是笑如春风还是面若寒霜，都不关她的事，她不过是这个公司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员工，而他，是坐在对面大楼顶层的大人物，这也许就叫云泥之别。

只是命运的轮盘，总是以最随机的方式在转，最不可能遇到的，可能也是最容易遇到的。

嚣张的暴发户

人的惰性难改，在小易总来公司上班几天之后，大家见他并没有出台什么铁腕政策，又逐渐懒散下来。到了周五下午，又照例纷纷提前溜号。

还没到下班时间，叶玲玲就开始对着镜子刷睫毛涂唇彩，然后一脸谄媚地来到苏画桌前，还没等她开口，苏画就说："我知道我知道，你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。"

叶玲玲一个熊抱，眉开眼笑："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，小刚在楼下等我，改天请你吃饭。"

周姐也走了过来，笑得很和气："苏画啊，我急着去接孩子，你帮我把色谱柱冲一下。"

"哎。"苏画答得干净利落，心中却很无奈。有什么办法，她既不拖家带口，也无情人约会，又没后台可靠，她不加班谁加班。

科长是个和善的小老头，走过来，有点不好意思地推推鼻梁上的眼镜："苏画啊，上次那个品种的资料下周就要，你要加紧点啊。"

苏画答应了一声，这个科室就她还算懂英语，这种事自然也是她去做。

办公室的人都走了，只剩下苏画。她翻开叶玲玲的记录本，上面的记录天马行空，看了半天才找到头绪。她暗叹，幸亏公司的仿制药大多是在外面买的，科室不过是做些边角料，不然公司不毁了才怪。

补完叶玲玲的工作，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，苏画想起还没帮周姐冲色谱柱，而柱子冲完要将近一个小时，于是趁这个空闲，她去打了瓶水来泡面，然后打开土豆网，开始边看电影边吃泡面。

十楼的易沉楷忙完工作已经是晚上七点。他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点燃一根烟，看对面的楼房一片黑暗，他心里便很恼火，这里的人难道都不知道"加班"两个字吗?

突然，眼角的余光扫到对面三楼的角落里有一盏灯还亮着，他心里有一丝欣慰，还好，总算还没有走光。

当易沉楷的脚步越来越靠近那盏灯光所在的办公室门口，他的眉头越皱越紧，因为从门里传来他最讨厌的方便面的气味。虽然他强忍着推开了那扇门，却很快怒不可遏，因为在开门的一瞬间，他听到了电影的声音。

苏画浑然不觉易沉楷的到来。这是部很好笑的美国片，剧中夸张的幽默让她不禁笑出声来。这让易沉楷忍无可忍，他走过去啪的一掌拍在桌上。

苏画吓得赶紧回头，当看清来人是谁时，她的脸色发白，站起来慌乱地想要关掉界面，鼠标却怎么都找不到正确的位置。

易沉楷已经开始咆哮："你是怎么回事，下班了待在办公室做私事，看电影你不知道买票去看？！"

"不是的，我……"苏画急切地想辩解，却被易沉楷冷酷地打断："你叫什么？"

"苏……画。"她低下头，小声地回答，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。

易沉楷看见她发红的眼角更加恼怒，音量也更加高亢："哭什么？你是做对了，还是觉得我委屈你了？"

苏画没出声，职场守则上有一条，不要在老板盛怒的时候顶撞，不然会死得更惨。

易沉楷阴沉地看着眼前这个低眉顺眼的人，心里高涨的怒气冷了下去，结成了冰。他不再发一言，转身离开，反正这个公司多的是只吃饭不干活的米虫，岂止这一个。他自嘲地笑了一笑，自己居然还以为有人在加班？真是太高估老爷子的凝聚力了。

直到易沉楷摔门而出，苏画的眼泪才随着那声轰响掉下来。她伸手狠狠地抹掉了那滴泪，将泡面盒使劲丢进垃圾桶，然后把叶玲玲的记录本往她桌上一扔，便关机走人。反正谁都是大爷，她也懒得个个服侍周到。

下楼的时候，居然又碰见易沉楷在取车，她看也没看他，就从他旁边径直走了过去。易沉楷看着这个连眼白都不给他的苏画恼火至极，这是哪家的贵戚，在他面前竟然这样趾高气扬?

她在公司门口的车站等车，他的车从她身边呼啸而过，扬起一阵灰尘。苏画掩鼻，死盯着那辆肇事的车，咬紧了牙在心里骂：嚣张的暴发户！

没有痕迹的天空

周一早上，苏画依旧匆匆忙忙地去赶公交，可刚到小区门口，就发现事情不妙。前面的路口出车祸了，拉起了警戒线，来往的车辆都被迫改道。苏画暗叫一声不好，到他们工业园的车本来就不多，经过这附近的就只有这一趟，这下该怎么办？挥手打车？可是现在满街都是和她一样急着上班的人，她动作又不够敏捷，根本抢不到。

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她心如火燎。

等她赶到公司，已经是八点三十五分。她走进大楼后心虚地东张西望，这是她上班以来第一次迟到，实在没有足够镇定的心理素质。

还好，大厅里人迹寥寥，偶尔遇上一个人，也是和她一样心中有鬼的迟到分子。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楼，可刚到二楼，楼梯口突然走出一个人，她猝不及防，撞到那个人身上。抬起头，她看见一双怒火冲天的眼睛，又是易沉楷。

苏画自认倒霉，站到旁边等候他的发落。而易沉楷看着这个上次敢对他视若无睹的人，那天憋的火总算有了出口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暴训。

苏画低头盯着自己脚，这是她上个周末刚买的新鞋，鞋尖有个很可爱的用珍珠串起来的蝴蝶结，她仔细地数着究竟有多少颗珍珠，以打发被他骂的无聊时光。

易沉楷越骂越觉得不对劲：她的脸上怎么没有一丝悔意，反而有点悠然自得？

感觉到易沉楷停住了口，苏画以为他的训斥终于告一段落，打算认个错好飘走。可她抬起头，却吓了一大跳，易沉楷以一副吃人的表情盯着他。苏画在心里感叹：这人心眼怎么这么小，不就是迟到吗，骂了这么半天还没消火。

易沉楷捕捉到她眼里闪过的不以为然，这证实了他刚才的猜想，她对他的训话根本就是心不在焉！易沉楷怒火更炽，就在这个时候他

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狠狠地瞪了苏画一眼，接了起来。

是他老爸打来的，责问他为什么缩减了材料部的补贴。他很不耐烦："我说了我不想管你这个破公司，你偏要我回来，现在又什么都干涉，到底要怎样？"

苏画的脚悄悄向楼上移去，在背转身之后撇嘴，连对自己的老爹语气都这么不好，还能指望这个人有什么好态度对别人。

等易沉楷通完电话，发现苏画已经不见踪影，他气得想国骂，甚至恨不得追到她科室去把她揪出来训，但他硬生生忍住，不能和一个小员工一般见识，这样实在太没品。

然而这两个人要结的梁子，远远不止如此。

到了下午，叶玲玲又跑过来想要苏画帮她干活，苏画想起那天加班却被易沉楷训话的事，第一次拒绝："我今天有事，下班要早点走。"

周姐在背后咳了一声，苏画假装没听见，心想又没加班费，最后工作量也都是记到你们头上，奖金我一分也没多拿，对你们我既不亏也不欠。

可是经常加班的人，偶尔一次早下班，也可能惹祸。

五点二十分左右，苏画也学其他人平时做的一样，开始收拾东西。今天倒好，她不加班了，他们所有人都得加班。

可她没想到的是，易沉楷居然会在下班时间心血来潮抽查考勤。当她走到门口，看到那张脸，她在心里连连哀叹：自己跟他真是前世有仇，注定要栽在他手上。

退回座位已经来不及，她只能硬着头皮打招呼："对不起，易总，我家里有点事要先回去。"

办公室的其他人都埋头装勤奋，而脸色潮红的她和眼神阴沉得快要滴出水来的他，堵在门口，谁也不让路。

易沉楷看着这个三番五次跟他作对的苏画，一时居然也找不出骂她的话，最后他转身走了，只留下一声冷哼。

苏画悻悻地下楼，也懒得回家，干脆打车去了最繁华的商业中心。受了老板的气，不能拿老板出气，只能拿老板发的钱出气了。

买完东西，她进了餐馆，挑了个临街的座位，点了牛肉煲，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的行人。来逛街的人大多成双成对，即便没有情人，也有姐妹。而她，形单影只。

苏画在这个城市的朋友只有江岷和程惜雅，而现在他们是彼此的甜心，她则是旁观者。苏画叹了口气，回过神来，心里有点讶异，现在想起那两个名字，心似乎不那么痛了，只剩下寂寞。

街的对面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秦棋。苏画在那一瞬间屏住了呼吸，她看着那个人穿过马路，向这边走来，随着他的接近，她的心一点点揪紧……

可是，他却从她的身边走过去，走向路的另一头。

原来不是走向自己，苏画隔着透明的玻璃对他的背影苦笑。他根本就没有看见自己，只是无心的过客。其实，何必自己哄自己，如果他有心，那天夜里怎么会那样无声地离开，不留半点痕迹。

冤家路窄

怕又被易沉楷逮住找麻烦，苏画第二天早早地就去上班了。但是接下来的几天很安全，这个公司易沉楷看不顺眼的事情实在太多，无暇专门和苏画过不去。可就在那一周，公司开始严格执行打卡制度，无故迟到或早退五分钟以上者扣半个月奖金，十五分钟以上者扣一个月奖金，以此类推，谁要是敢超过一个小时，一年的奖金就玩完了。

办公室里的人一个个怨声载道，苏画倒是无所谓，只是觉得有点好笑。楼道口的打卡机长年形同虚设，仿佛成了装饰品，如今终于派上了用场，而且还是这么重要的用场。想起那天在门口易沉楷铁青的脸，她有点小小的怀疑，这该不是源自他对她的报复吧。转眼间她又自嘲，就算自己刺激了他，也不至于有这么大能量能让他颁行如此“天怒人怨”的举措呀。

这天中午，苏画吃完饭正打算睡午觉，电话响了，是对面七楼程惜雅办公室的。她接起来，懒洋洋地问：“你度完蜜月啦？”程惜雅有点惊讶于苏画语气里的不在意，却没有表露出来，照旧亲热无比：“你过来拿你的礼物。”

“现在？下班再说吧。”

“我专门给你买的呢，你怎么这样嘛。”程惜雅甜腻的撒娇从来都是不达目的不罢休。苏画知道，如果不去，耳朵和心灵还会继续遭受荼毒，只好屈服：“好好好，我这就过去。”

苏画来到程惜雅的办公室，李总不在，程惜雅半倚在真皮的椅子上，宛若慵懒的贵妇。苏画叹口气，擅长撒娇的女人总是比较容易得到男人的照顾，就像毕业找工作，明明自己的成绩要比程惜雅好出许多，可是程惜雅进了舒服的秘书室，自己却被分到那个清汤寡水还得任劳任怨的开发部。

苏画一走过去，程惜雅就把头靠到她身上，声音软若春水：“这么多天不见你，我好想你哦。”

苏画把她推开一点："别，人家还以为我们性取向不正常呢。"

程惜雅媚眼抛过来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袋，是雅顿的绿茶香水，递给苏画，手却不松，笑容有点诡秘："先告诉我一件事。"

"什么？"

"你跟秦棋是怎么认识的？"

苏画拿着纸袋的手松开了，望着程惜雅:"干吗突然问这个？"

程惜雅盯着苏画的眼睛想看她有无闪躲："告诉我嘛。"

苏画看着她眼中隐约的怀疑和挑衅，心里的某处被刺了一下，脱口而出："在你们的婚礼上一见钟情。"

刚说完又后悔不迭，为什么这么虚荣?

"一见钟情？"程惜雅嘴角带着微微的笑，重复和玩味着这四个字。

她的那种表情激怒了苏画，苏画将一根刺包进话语里，丢了回去："怎么，只许你和江岷一见钟情，我就不行？"

这句话勾起了某些往事，程惜雅顿时有点尴尬，赶紧圆场："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奇怪而已嘛。"

苏画冷冷地没再说话，她当然知道程惜雅心里在想什么，程惜雅是在奇怪，为什么秦棋一见钟情的人会是她苏画，而不是她程惜雅，哪怕她是那场婚礼的新娘。在程惜雅的心里，天下的男人看不上她的，不是没情商就是没智商，即使她已经名花有主，也仍然应该是所有男人目光的焦点。她对自身的美，已经自信到霸道。

这是苏画最讨厌她的一点。

0

一起逛街，看到柔美的衣服，程惜雅就会立刻拉过来在身上比："这件衣裳我穿一定很好看。"然后指着旁边的一堆中性款对苏画说，"你比较适合那种。"

两个人一起走，如果有男生投过来目光，程惜雅就会陶醉地娇嗔："讨厌，老看我做什么。"毕业那年，有个男生给苏画递了封情

书，程惜雅生了几天的闷气，因为她想不通，为什么那个男生写情书的对象不是她。

前尘往事加上今日的不愉快让苏画不想再待在这里，她匆匆道了句谢就告辞了。

电梯门开了，苏画走了进去，可是一看到电梯里的那个人，本来就心烦的她更加烦躁，居然又是易沉楷。

“易总好。”苏画打了个招呼就站到了角落。

而易沉楷看着这个又从他眼前冒出来的苏画，再看看她手里的香水袋子，心情也相当不好，再次出言不逊：“你还真是不错啊。迟到早退，我订了政策，估计你不敢了，现在又开始串门。”

苏画在心里给他的名字打了个大大的叉，原来那个政策还真的是针对她的公报私仇。幼稚，心胸狭窄，无聊透顶……苏画在心里用可以想起来的形容词把他骂了个遍。

他在三楼出了电梯，等电梯门合上，苏画终于骂出了声：“毛病。”

她以为易沉楷听不到，可是他的听力偏偏好得惊人。他气得走回来想骂她，可电梯门已经关了，他在门口火大地猛按键，可这电梯还真是灵敏得很，已经下去了。

“你才有毛病！”他对着电梯门恶狠狠地吼了句才不甘心地离去，可惜苏画的听力不如他那么好，根本没听见。

唉，真正是冤家偏偏路窄！

圆不上的谎言

那天，苏画下楼之后，程惜雅将椅子转了个方向，对着窗外，脸上有不可捉摸的笑。

那个周五下午，程惜雅再次打电话给苏画，说要和她一起回家。苏画想起那瓶香水和自己那天恶劣的态度，心里一软，答应下来，却没想到这是另一场尴尬的开始。

等苏画一下楼，程惜雅立刻过来亲密地挽住了她的胳膊，语气娇媚："跟你说哦，我们这个周末去郊外野餐，你们也一起去吧。"

"我们？"苏画疑惑地反问。

"是啊，你跟秦棋啊，江岷都跟秦棋打电话说了，他没告诉你吗？"程惜雅一脸惊讶的表情。

苏画怔住，仿佛刚刚吃了最酸涩的梅子，心缩到了一起。

原来，说一个谎真的要一百个谎才能圆。

程惜雅笑盈盈地看着苏画的眼睛，似乎想找出几分端倪。

苏画镇定了一下情绪:"我明天恐怕不能去，科长还等着我的报告呢。"

程惜雅撇撇嘴："也就是你一天到晚这么认真，大家都在浑水摸鱼，你也学聪明点。"

苏画无语。程惜雅的聪明，她永远也学不会。

程惜雅又将她挽紧一点，向外走去，似乎这件事已经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
经过易沉楷的车的时候，程惜雅停下脚步，目光艳羡："易总这个人真的是奢华得低调，明明是一百多万的辉腾，看起来却像一二十万的帕萨特。"

苏画想起易沉楷的臭脸，还有那天这辆车扬起的漫天风沙，语气不善："像他那样飞扬跋扈的人，再怎么装低调都装不像！"

程惜雅突然扯了扯苏画的袖子，苏画转了个头，看见易沉楷正从大楼的侧门走过来。苏画一惊，却还是挺直了背，若无其事地拉着程惜雅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

一路上，程惜雅都在抱怨："你说你，说那种话也不分场合，连我也拖下水。"

苏画不出声，心存侥幸，隔那么远应该听不见吧。

易沉楷怎么可能听不见，他几乎是一路咒骂着上楼，还没进办公室的门，就开始打电话吼人事部经理："开发部的苏画是谁弄进来的？"

陈经理战战兢兢，思维都不大连贯，半天才想起谁是苏画："那个……是正规招聘进来的。"

"招聘？这个公司还有正规招聘进来的？"易沉楷讽刺地说。

"真的是正规招进来的。"陈经理清醒过来，语气十分肯定。很明显，这个叫苏画的闯了大祸，怎么也不能让她牵涉到别人。何况，她本来就没背景。

易沉楷的理解是陈经理死不承认，怒气冲冲地甩下一句话："马上把她的资料给我送上来。"

当拿到苏画的资料时，易沉楷却无话可说。她竟然真的毕业于很不错的大学，而且门门成绩优秀。评语一栏写着：品学兼优，性格温和。照片中清秀的女孩子有着淡淡的笑靥，似乎在呼应那句温和的评语。易沉楷觉得心里的一口气提不上来咽不下去，看了一眼旁边唯唯诺诺站着的陈经理，说了句："没事了，你出去吧。"

陈经理出办公室后吁出一口气。这个叫苏画的女孩子，他就在招聘的时候见过一次，只记得她看起来比较文静，但没有什么太大印象。倒是她的同学程惜雅，打扮出众，说话时软软的嗓音，小酒窝流露甜甜的笑，给人印象极为深刻。李总当场就点名让她当自己的秘书，而苏画最后也就是随便给安了个职位。如果不是易总提起，他早已忘记她是在开发部。

走在路上的苏画一直在出神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引起了这么大的波澜。

明天，秦棋会去吗？如果不去，该怎样圆自己的谎？

就是依赖你

那天晚上，苏画辗转反侧，一度想打电话给程惜雅戳穿自己的谎言，可是心里的那点自尊又叫嚣着阻止了她的坦白。

就这样折腾到天开始泛白苏画才迷迷糊糊睡去。后来被程惜雅的电话叫醒，在催促中顾不上想许多，匆匆赶往他们家。

秦棋没来。

苏画一进门就发现了这个事实，手心发凉。她在心里对自己微笑了一下，没关系的，大不了就丢一次脸。

当她走到人群中，便开始有人问："秦棋呢，怎么还没来？"程惜雅在一边抱着臂，眼神意味深长。

苏画在心里再次鼓励自己，说出来啊，坦白说你不知道秦棋的行踪，坦白说你们只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，可为什么开口这样难?

苏画看着眼前的一张张脸，手紧紧地抓着衣服下摆，咬着唇说不出话来……

门在这个时候被推开，苏画听见一个声音："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"

秦棋看着苏画微红的耳根，还有她看见他那一瞬间突然变亮的眼眸，他向她走了过来，揽住了她的肩，侧着脸对她温柔地笑："公司有事，我来晚了。"

苏画的眼底已经泛起了微微的水汽，她不由自主地往秦棋身上贴近了一点。秦棋感觉到她的依赖，在心里叹气。他真的是打算不来的，可是一想到她今天会是怎样的窘迫，他就无法狠下心来坐视不管。

那天苏画的每一个笑容都发自内心，美得让程惜雅都嫉妒。她像只最活泼的小鸟在秦棋身边转来转去，不停地问他要不要吃烤肉，喜不喜欢加辣椒，要喝什么饮料。秦棋自然地拉着她的手，或者拢着她的肩，一切都听从她的安排。

苏画的心里，快乐在唱歌。秦棋的眼中，天使在微笑。

到了离开的时候，秦棋牵着苏画跟大家告别。

当其他人的背影逐渐消失在视线之外，苏画的心越来越紧张，不自觉地将秦棋的手越抓越紧。

秦棋察觉到她的力道，心里也是水波荡漾，她是在害怕他会像上次一样放开她的手吗?

他停住脚步，将她转过来和他面对面，开口说："苏画……"

可只是叫了她的名字，他就再也说不下去，因为他看见了她楚楚可怜的眼神。

苏画越来越难过，秦棋现在是想对她说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吧。

最后，秦棋的手拍了拍她的头："把你的电话告诉我吧，以后联系方便点。"

刹那之间，他看见苏画的眼中仿佛有彩虹闪过。

他不知该开心还是该叹息，这个泪珠般的女孩子这样依恋他。

他照例还是将苏画送到她家楼下。这一次苏画的心情完全不同，她紧紧握着手机，里面的那个号码告诉她，她再也不用担心一转身，他就会消失在她的世界里。

她轻快地跑上楼，在每一层楼梯间的窗口都要探出头去看他一眼。他站在楼下仰望着她的笑颜，对她微笑。

当苏画来到自己家的窗户边时，却没了刚才的轻快。她舍不得他走，可是她又说不出口，只是迟迟不肯说再见。

她的拖延他懂，所以他没有离开，而是等她平息。

最后，她终于下定决心对他挥手，大声说："再见。"

再见，今天分别，但是我们还可以再见到的，对不对，秦棋?

秦棋也对她挥手："好的，再见。"

他转身走了，却在走出一段路之后忍不住回头，毫不意外地看见了那个还伫立在窗口的小小身影。

回头了就有牵挂。
你放不下她了，秦棋长叹一声，离开。

心中有你

那天晚上，苏画一遍遍地翻看那个号码，却没勇气拨给他。

拨通了，我该说什么呢？今天刚见面，晚上又打电话过去，他会不会觉得我不矜持？

为了避免胡思乱想，她跑去用冷水洗了把脸。秋天的水好凉，终于使她清醒了些。她对着镜子深呼吸，然后对镜子里的那个人说，苏画，睡觉去，不要这么没出息。

她感觉自己镇定了才从浴室出来，可一见躺在床上的手机又沮丧地发现，先前的心理暗示完全是徒劳。

她狠捶了一下床铺，决定顺应心里快要冲出来的愿望。

大拇指按下拨号键的瞬间，她紧张得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
“喂。”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，苏画却无法言语，她把手按在心上，想要让它平静一点，却被它强烈的节奏吓坏。

那边的秦棋在笑：“是苏画吗？”

“嗯，是我。”

苏画的声音很小，而且心虚地将电话拿得高一点，怕秦棋听见自己如雷的心跳。

“还没睡吗？”秦棋问得很随意。

“嗯，你呢？”刚一问完，苏画又后悔了，怎么这么笨，如果他说已经睡了，那岂不意味着自己把他吵醒了？

“还没，我每天睡得很晚。”

“哦。”

电话的内容平淡如水，苏画越来越没有聊下去的勇气，或许人家留给自己电话号码，只是怕下次再遇到今天这样的事，两不知情太尴尬。

秦棋在那一边，听着苏画越来越没有底气的声音，心中不忍。

“你早点睡吧，今天在外面玩了一天，你也累了。”

这句关心的话在苏画听来，却好像是他不想再聊的托词。

她委屈起来：“那我挂了。”

“嗯，好好睡。”秦棋温柔的声音像在哄一个不肯睡觉的小孩子。这让苏画的心又舒展开来，在电话这一边乖乖点头：“好。”

挂了电话，苏画用被子蒙住头，躲在里面笑，秦棋，真的是好温柔的一个人。

那一夜，苏画睡得格外香甜。可是秦棋，却抽了半夜的烟。

从那天起，苏画第一次发现，原来电话不只是个联络的工具，它也可以是心情的日记本。

跟秦棋通电话了，晴天。

没有跟秦棋通电话，阴天。

还有一个雨天。因为那天苏画打过去，秦棋却没有接她的电话，在铃声中，她的心里下起了雨。

可当秦棋从外面回来，发现桌上手机里的未接来电后拨回来时，苏画日记本上的天气又变成了阳光灿烂。

每天向对方倾诉自己的甜蜜心情，然后得到对方的温柔回应，从未真正恋爱过的苏画以为这就是爱情了。

她再也不觉得生活乏味。原来，只需要一味叫爱情的调料，最平淡的生活也可以变成最美丽的大餐。

她却不知道，每天当铃声响起的时候，秦棋都会下意识地去看那个放在他桌上的骨瓷杯，杯身上手绘的青藤缠绕着他的心……

如果，忘不掉天台上的月光，却又放不下那滴泪，这样犹豫不决，有一天会不会受惩罚?

雨中邂逅

周四这天，药品开发科科长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他们的无菌检验报告还没拿回来，而这周内这些材料要上交，顿时如热锅上的蚂蚁。周姐假装什么也没看见，叶玲玲戴着耳机，苏画也不出声。天很冷，而且风大，窗棂上都有一层被风带来的浮沙，谁都不想在这样的天气里出门。

科长满屋乱转了半天，眼神几度投向苏画，却开不了口。这段时间的报告几乎都是苏画写的，怎么好意思一再不公。最后他一跺脚，拿起公文包准备自己去取。苏画看着他佝偻瘦小的背影和泛着花白的头发，突然想起了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

她站了起来："我去吧。"

科长连忙摆手："不用不用，小苏，我去就行了。"

苏画边拿包边丢出一句话："您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跑这么远去取报告，别人还说我们部门不懂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呢。"

这句话说得带刺，周姐把脸别向一边，一直假装听歌的叶玲玲脸上也有红晕。

苏画懒得管众人的反应，留下一屋的尴尬，出了门。

天气还真不是一般的阴冷，苏画拢紧了身上的米灰色长风衣，可是老天还真是没有慈悲心，在她走出公司大门后不久居然开始飘雨。

工业园里的公交车只有上下班时间才比较密集，其他时候，也许一个小时才等来一辆。而除非是有人打车进来，不然也很难看到出租车。苏画只好加快脚步，打算穿过园区去的士站。

逆风而行，再加上不断打在脸上的雨点，行走格外艰难。苏画一边抱怨这鬼天气，一边东张西望看自己有没有好运气遇到熟人搭个便车。

她倒是真的遇到熟人的车了，是那辆黑色辉腾，但她宁可自己没遇到。

易沉楷远远就认出了苏画，因为她的背影让他记忆深刻，他每次都是望着这个背影气得七窍生烟！

刮风下雨，她跑出来干什么？就算溜号逛街也不必挑这样的日子。

他的车离她越来越近，苏画赶紧往路边闪，免得他又溅她一身泥，可是易沉楷的车偏偏停在了她旁边，车窗摇了下来，露出一张酷脸："你去哪？"

苏画心里嘀咕，又想逮着我早退好扣我奖金，嘴巴却恭敬地回答："我要去药监局取报告。"

易沉楷上下扫视她一眼，她的衣服已经被淋湿，头发上也满是细小的水珠。鬼使神差，他开口说："上车。"

苏画一愣，怀疑地看着他，是叫我上车?

易沉楷说出那句话已经很后悔，看着苏画一副警惕的样子，更是不耐烦："叫你上车没听见啊。"

苏画在心里对他挥了下拳头，却还是绕到另一边，打开了车门。毕竟他是老板，她的工作时间都卖给了他，所以他的命令不可违抗。再说这风雨交加的，啥时才能等到车?

坐进车里，苏画小心地双膝并拢，两眼平视前方。

易沉楷也没有和她交谈的愿望，车里一片沉默。

车开到城市广场，堵住了。下雨天是事故的高发期，前面有两辆车相撞了。易沉楷正想换南大街走，电台里又适时地插播了一条路况新闻：南大街交通滞留。

易沉楷烦躁地拍着方向盘，苏画无语地看着他。

他感觉到她眼神里的好笑和自己的失态，立刻放下手，靠在椅背上生闷气。苏画也及时收回目光，无聊地盯着窗外。

雨越下越大，仿佛密集的水帘，将车里的空间隔成一个小小的世界。两个人的呼吸在空气中交汇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彼此都开始觉得有点异样。

苏画勉强找了个话题：“易总今天也要去药监局办事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易沉楷回答。

苏画听出了他话里的潜台词：不然你以为我专程送你？

她觉得自己简直是自讨没趣，抿紧了唇。

她不说话了，他又觉得不自在，开始找话说：

“你干吗一个人去药监局？”

苏画的回答也硬邦邦的：“取个报告难道还需要两个人？”

易沉楷很容易就又生气了，脸侧到一边不看她。

两个人各自生着闷气，恨上天为什么会让自己和对方坐在同一辆车里。

安静的画

车龙终于开始蠕动，易沉楷和苏画都舒了口气。

到了药监局，易沉楷丢下苏画，连再见都没说就直接上楼找局长去了。苏画看着他的背影，嘴唇动了动，终究还是没能说出那句“谢谢”，心想反正他也不会稀罕。

无菌检验室的李老师不在，说是早上出去办事还没回来。苏画看了一眼漫天的雨：恐怕雨停之前是回不来了。她叹了口气，坐在门外的长椅上等。

易沉楷的效率总是很惊人，半个小时就圆满结束了会谈。局长客气地将他送下楼，他一眼就看见了坐在大厅里的苏画。

在雨的银白背景里，恬然安静的侧影，长长的发从肩头流泻而下，整个人似乎被一层淡淡的柔光所笼罩……

那一刻，易沉楷竟然有些错不开目光。

局长也发现了易沉楷眼神的方向，笑道：“那个小苏是你们公司的吧。”

易沉楷回神，有点奇怪：“您认识她？”

“好像你们公司的药品申报都是她在跑，送材料，取报告，咨询查新，样样都做，很勤快。”

局长的话让易沉楷有点讶异，又多看了苏画一眼。

局长上楼了，易沉楷走到苏画身后：“还没走？”

正在发呆的苏画被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一大跳，回头一看是易沉楷，赶紧站起来解释：“李老师还没回来，报告没取到。”

易沉楷瞟了她一眼：“下这么大雨，谁知道今天还回不回来，走吧。”

苏画摇摇头：“不行啊，等着要呢，您先走吧，我再等一会。”

易沉楷的眉头皱起来：“既然等着要，干吗不早点过来拿，非等到今天？”

苏画不想告其他人的状，支吾了一下：“前两天有别的事忙，我没来得及。”

易沉楷的口气不好起来：“你们部门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吗？”

苏画无奈，只好继续搪塞他：“他们也都很忙。”

易沉楷冷哼了一声：“是啊，忙着偷懒。”

苏画发现自己越描越黑，干脆转移话题：“您先回去吧，我拿了报告自己回公司就可以了。”

易沉楷看了她两秒，走进了无菌检验室的办公室。苏画不明所以，赶紧跟在后面。

派头还真是不小啊，只见他直接找人要电话号码，拨通了之后便自报家门：“我是华易的易沉楷，现在过来取报告。”

苏画在一旁心惊胆战，心想今天你在这儿耍大牌，以后要和别人打交道的可是我这个无名小卒，你得罪了人，还不得我兜着。

报告很快拿到了，然而冒雨赶回来的李老师脸色着实不怎么好。苏画小心地赔笑，心里不由得怪易沉楷太嚣张。

上了车，易沉楷没发动车子，倒是先开口教训她：“你怎么就那么好说话，别人叫你来你就来，叫你等你就等，你就不知道强硬点吗？”

苏画有点吃惊地看着他，他的语气好像在为她打抱不平。

易沉楷还在继续数落她：“每个人都有分内的事，该自己做的就得自己做。你们部门的那些人就该裁了算了。还有今天这个李老师，办完事，天上下刀子都应该回来，那是她的工作。”

在那一瞬间，苏画虽不知道他的观念是不是全对，心里却有一丝震动。去华易一年多了，无论是谁分内的事，好像她总是最容易委曲求全的那一个，她几乎已经忘了什么叫拒绝。

她低下头，轻轻地说：“谢谢你，易总，我记住了。”

她突如其来的温顺让易沉楷很不适应，他的训斥终于到此打住。

一路上，车里只有舒缓的音乐在流淌……

还没到公司，科长的电话就打来了，苏画偷偷看了一眼身边的易沉楷，音量放低：“我就回来了，在车上呢。”

到公司附近的那个弯道，苏画吞吞吐吐：“那个……我在这下就行了，不用麻烦了。”她可不想被人看见，她是坐老板的车回来的。

易沉楷不说话，突然猛踩油门，一路直奔公司楼下，苏画极度无奈和懊恼。

车一停，她就迅速告辞，拉开车门飞快地往楼上跑。易沉楷望着她落荒而逃的背影，眼底有一点恶作剧的光芒。

在对面的七楼，有一个端着水杯站在窗边的人，正讶异地看着这一幕……

诡异的调令

第二天中午，程惜雅打电话来要和苏画一起去员工食堂吃饭。苏画一下楼，程惜雅就亲密地挽住她胳膊，苏画无语：为什么我们在一起，自己总是扮演这样的角色，仿佛程惜雅天生就是该依赖人的菟丝花，而我只能做那棵被她攀附的坚强的树。

苏画拖着程惜雅往食堂的方向走，刚到食堂门口，她就站住了，她看见易沉楷正从旁边他专用的小餐厅走出来。程惜雅也看到了他，她迅速站直，脸上换上柔美的笑容，现出她的招牌小酒窝，声音如黄莺出谷："易总好。"

易沉楷淡淡地点了个头，眼神却有意无意地扫向站在一旁的苏画。苏画微低着头，也叫了一声易总。

易沉楷走过去了，程惜雅的脸却垮了下来，她还从没在男人面前这样被漠视过。最气不过的是，这个男人昨天居然还让苏画坐他的车。她的手从苏画的臂弯里滑了下来，语气冷冷的："我突然想起来电脑忘了关了，我回办公室一趟。"

苏画看着程惜雅的背影莫名其妙，就因为易沉楷没有回给她一个笑容，至于这样吗？他那个人本来就是一张冰雕脸。

懒得理会程惜雅虚妄的公主病，苏画一个人去了食堂。

她没想到，更刺激程惜雅的还在后头。

两天后，苏画突然接到人事部的电话，让她去一趟。

她心里有点发毛，该不会是最近冒犯易大公子太多，他打算将自己彻底清理掉吧。

在陈经理办公室门口，她深呼吸一口气，才敲响了房门。

陈经理的脸色和蔼可亲："来来，坐，苏画。"

苏画更加不安，死刑犯临刑前总会得到坐牢期间最好的待遇。她在华易这所监狱里待了这么久，这还是第一次看见如此热情的笑容，难道真的是要她走人？

她决定先开口，希望在判决书下来之前还有一丝辩驳的机会：“陈经理，我来华易一年多，工作一直很努力。”

陈经理继续笑眯眯地直点头：“当然，当然。”

苏画咬牙，当然？那还来这招？易沉楷你这个小人，真是小肚鸡肠，我们明明已经和好了呀，原来是麻痹战术，好叫敌人在最放松的时候遭受最致命的打击……就在苏画骂易沉楷的时候，陈经理也应景地提到了那个人的名字：“易总……”

苏画腾地站起来：“我知道了，您不用说了。”

陈经理在对面张大了嘴看着苏画，难道她和易总真的是如自己猜测的一样，呃，已经那个那个了，所以……她已经一早就知道了消息……

苏画面无表情：“还需要办些什么手续？”工作再难找，也不能丢了骨气！

陈经理连忙回神，赔着笑：“也不需要什么手续，你直接拿着调令去十楼上班就行了。”

什么？！苏画在那一瞬间以为自己幻听，调令……去十楼上班……

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苏画觉得自己思维已经处于不连贯状态。

陈经理惊讶地看着苏画：“你不知道？”

苏画一头雾水：“我该知道什么？”

“易总让你去给他当秘书啊。”

“秘书？”苏画重复这两个字，满脸愕然。

陈经理桌上的电话响起来。

“易总……是是是，我已经给她了……嗯……明天就可以过去……今天下午就去？好好。”

放下电话，陈经理对她笑得有几分暧昧：“苏秘书，易总让你今天下午就去十楼报到。”

苏画拿着那纸诡异的调令出来，在走廊上仰望着易沉楷的十楼，皱紧了眉头：算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

上岗培训

苏画回到科室，叶玲玲立刻跑过来问她到底怎么回事，周姐和科长也是一脸关心。苏画的心里有了些暖，微笑了一下："没事，易总调我去做他的秘书。"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每个人脸上的表情迅速变换，从最初的震惊到最后的复杂。苏画咬了咬唇，心又凉了下来，在你突然倒霉的时候，也许会赢得关心，可是在你突然走运的时候，你只会被孤立。

周姐嘴角那抹似乎洞察世事的不屑的笑，让苏画如吃了苍蝇一样不舒服。刚才陈经理也笑得暧昧而谄媚，好像她真的是借助了某种手段而麻雀变凤凰。

苏画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，也好，人情淡薄，反倒可以毫无留恋。

当她将手上的资料整理好，依次送到它们的主人那里，交代下一步工作的进展时，周姐脸上都有些挂不住，不自然地说了声谢谢。

叶玲玲的眼眶甚至有些红，她拉着苏画的手："以后我们一起约了逛街啊。"苏画的心里也升起一些伤感，拍了拍她的肩。

科长扶着眼镜："小苏啊，今天中午我们科室一起吃个饭吧。"

吃饭的时候，苏画跟大家一一碰杯。其实，本不是生离死别，可不知为什么却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。

到了下午，苏画抱着自己的东西上了十楼，电梯门向两边缓缓打开，仿佛在开启一个新的世界……

高处的风光，果然独好。

这一层楼都是易沉楷的专用空间，宽敞的大厅，鲜亮的绿色植物，整面的幕墙。环绕大厅的是他的会议室，休息室，接待厅。最靠近窗边的是他呈扇弧形的超大办公室，全部的弧度由敞亮的玻璃组成，采光优越，铺张毯子在地上就可以日光浴。

苏画边感叹，边整理自己的桌子。她不敢相信地望着专属于自己的办公室，忽然失笑，虽然它就在易沉楷的外间。

刚把东西摆放好，易沉楷就从外面进来了，苏画赶紧站起来。易沉楷看了她一眼："跟我进来。"

在他的办公桌前站定，苏画屏气凝神等待他的训话。

可是，没有。

易沉楷指着桌上堆成小山的资料："我马上要出去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把这些全部整理归类好。"

苏画愣住，难道没有上岗培训的吗？我没做过秘书，怎么知道归类的标准？

易沉楷像是看出了她的疑惑，挑了挑眉："连那个程什么雅都能做副总秘书，做秘书这件事应该不用人教吧？"

苏画啼笑皆非，这个人还真不是一般的毒舌！

易沉楷交代完事情便又出去了，留下苏画和那堆资料大眼瞪小眼。

在翻阅了大致内容之后，苏画终于摸出了一些门道，她先按照部门分成大类，然后再按照上面交代的事情的时间紧迫度整理出顺序。当她刚把资料全部整理完，松了口气想喝点水的时候，易沉楷回来了。

苏画慌忙放下水杯，像小学生一样站在他对面紧张地等着点评。

易沉楷翻了翻，点了点头："嗯，果然什么人都能当秘书。"

苏画无语。

易沉楷边看资料边吩咐："打电话给各部门经理，今晚七点在十楼开会。"

"啊？七点？"苏画不由出声。

易沉楷抬头瞟她一眼："怎么？不想加班？"

"哦，不是，我这就去。"苏画转身出去，心想怕加班的人恐怕不是自己吧。

果不其然，接到通知的人都是满腹牢骚，甚至有的人身边还有麻将的声音，估计是早已溜到棋牌馆了。

下班后苏画到食堂匆匆吃了个饭，就开始上楼准备会议要用的东西了。

她从柜子里找出茶叶和杯子，正要往杯子里分放茶叶时，易沉楷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，十足讥诮："他们还好意思喝我的茶？"

苏画不出声，继续干自己的，不管怎么说，总不能失了礼数。看着她不听话的样子，易沉楷不满地撇了撇嘴，出去了。

的确没人有心情喝茶，会议上只听得见易沉楷一个人的声音，其他人都大气不敢出。

易沉楷下命令："所有部门三天内上交详细的计划书，离年底还有三个月，这三个月各部门都要严格按照计划书考核，达不到目标的，主管撤职，其他人员解雇。"

这也忒狠了点，苏画在心里说。

等大家垂头丧气地各自散去，易沉楷出来，指头点了点："给我泡杯茶。"

苏画偷偷嘀咕，刚才不是还嫌我不该泡茶吗？她泡好了茶水端进去，放到他面前，他端起就喝。

好死不死的，她居然蹦出句废话："多喝点啊，渴了吧？"

说完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，她只好迅速溜走。

易沉楷听得莫名其妙，过了一会才明白过来，不禁低头闷笑：这个苏画，她的意思是，我骂人骂得口干了吧？

寂寞的烟花

等忙完已经是晚上九点，苏画关了电脑，忍不住伸了个懒腰，可当手举过头顶还没放下来就僵住了，因为易沉楷正在一边看着她，眼神玩味。

苏画只好干笑一声："易总准备下班了啊？"

易沉楷点了个头，一言不发走向电梯。

苏画低头，磨蹭着收拾桌面，她可不想在刚刚出糗之后和他共乘一梯。

电梯的门却久久不关，易沉楷不耐烦地叫："你快点好不好？"

苏画咬牙，只好关灯锁门，进了电梯。

她的眼睛不自在地一会盯着脚面，一会儿盯着天花板，就是不看他。易沉楷倒处之泰然，笔直地站着，背影伟岸。

终于到了一楼，她松了口气，孤男寡女，在寂静的晚上共同处在一个过于狭小的空间，总是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暧昧。

出了大楼，苏画往门口快步走去，希望自己有运气赶上工业园的末班车。

易沉楷的车开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穿着鹅黄色外套的人还在焦急地张望，冷风吹乱了她的长发，她狼狈地伸手将散发拂到耳后，却又再次滑下来……

他的车停在她身旁，苏画怔住，看着他把车门打开："上来，我送你回去。"

苏画犹豫了一下，微笑着摇头："不用了，我再等一会儿就好了。"

易沉楷没关门，眼神阴郁："也不看看几点了，还等，再不上车我走了。"

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万一等不到还得一个人穿过寂静无人的园区，苏画掂量一下，钻进了车里。

车里的暖让苏画冰凉的手脚回了温，心情也柔和起来。她突然想起易沉楷好像到现在都没吃饭，不禁问："易总你不饿吗？"

易沉楷讶异地看了看她："怎么？你有吃的？"

如此无厘头的回答让苏画看了他一眼，她从包里拿出包饼干递给易沉楷："只有这个。"

易沉楷居然不客气地接了过去。本来他还没觉得饿，可谁让她提醒他的，吃她的东西也理所当然。

苏画坐在一边，看易沉楷一边开车，一边嘎嘣嘎嘣地咬手指饼。她以手托腮，把脸转向另一边，免得他发现她的偷笑。

到了苏画住的小区门口，她跟他说再见，易沉楷却冒出句奇怪的告别语："味道不错。"

看着易沉楷的车开远，苏画再也忍不住背转身狂笑。

易沉楷的嘴角也咧开一个笑容，他刚才只是假装没看见苏画的偷笑。跟她相处，除了气得冒烟，倒也有轻松的时候。

回到家，苏画换上宽松的家居服，倒在沙发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。这一天真的是发生了太多变化，她从隐形人苏画一下子变成了易沉楷的新晋秘书。她感觉得到众人在十楼看到她时异样的目光，她也知道这一次调动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流言飞语。

可是，人生的际遇只能面对，何况，她并没有做对不起自己的事。

她对自己微笑一下，爬起来去给秦棋打电话。今天一直到现在，她都没有时间给他一条信息。

秦棋的声音永远有抚慰人心的力量。听着苏画在这边叙述升职的种种，他没有怀疑，只有鼓励："这是不错的机会，加油啊，苏画。"

苏画觉得心里有种温暖凝成的力量，其实只要她在乎的那个人相信她，就好。

最后，她轻声说："秦棋，我现在好想见你。"

秦棋在那边怔了一下，微笑着回答："都这么晚了，改天吧。"

苏画的睫毛垂了下来，掩住眼底的失望：“我只是随便说说罢了。”

挂了电话，苏画叹了口气，苦笑一下，这场恋爱永远是二十五摄氏度的恒温，虽温暖，却无法沸腾。或许，现实中的爱情永远不可能是罗密欧和朱丽叶、梁山伯和祝英台，只要能求得细水长流就该知足。

她怏怏地去洗漱，对着镜子仔细地擦乳液，看着里面那个疲倦失落的女子，撅嘴：“苏画，别这样贪心。”说完，她不敢再看那张脸，怕看见再次垂下的嘴角而逃离了浴室。

寂寞如烟花，在梦中绽放。

夜色如水

新的一天仍旧忙碌如斯。跟着易沉楷工作，分分秒秒都像在打仗。所有的指令他绝不会交代你第二遍，一出口他就要最好的结果，过程如何困难却和他无关。

为了跟上他的节奏，苏画逼着自己的头脑时刻高速运转，可毕竟是新手，难免犯错。

“苏画，你进来。”易沉楷的声音里有浓重的火药味。

苏画进去，易沉楷拍着桌子：“你是怎么搞的？今晚和我吃饭的是维斯药业的陈总，为什么同熹的陈总会打电话给我说今晚不能赴约？”

苏画脑袋轰的一声响，当时他吩咐的事情太多，她只记住了“陈总”这两个字，而在那样快的语速中，维斯和同熹她却没来得及分辨清楚。

她的脸涨得通红：“对不起，易总，我这就打电话给维斯……”

她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易沉楷打断：“你以为人家的时间都是留给你的吗？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，人家会未卜先知，把晚上的应酬推掉等你打电话过去？”

苏画懵了，无措地站着，嘴唇嚅动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易沉楷看着她红白交错的脸色半晌，挥了挥手：“算了，你出去，但是你记住，这样的事再犯一次，你这个月的奖金就没了。”

苏画出来坐到自己的座位上，眼泪涌了出来，可是很快，她抬头望着天花板，将泪忍了回去。她用易沉楷第一次见她时的话在心里骂自己：哭什么？你是做对了吗？还是别人委屈了你？

到了下班时间，易沉楷没有叫苏画加班，可苏画却自动留了下来。对着早上的任务表，她仔细地检查当天的每一项工作是否有纰漏。

易沉楷从办公室出来，看见那个认真的背影，语气放缓和了许多：“还不回家？”

苏画微侧了下头，笑笑：“我一会儿再走。”

易沉楷走了，又过了好几个小时苏画才离开办公室。电梯徐徐下滑，到了七楼，门开了，程惜雅走了进来。

苏画有点奇怪地打招呼：“今天怎么这么晚才下班？”

程惜雅并不看她，语气冷冽：“易总下了任务，达不到绩效考核标准要被开除，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怎么敢偷懒？”

苏画听得出来她话里的夹枪带棒，抿紧了唇，不再开口。

下了楼，程惜雅回头对她一笑：“苏画，原来你这么聪明，以前真是没看出来。”

聪明两个字，用在特定的语境会有特别的效果，比如现在，苏画的心就被这个本该是赞美的词划出一道血痕。

本以为自己可以行端影直，问心无愧，但听见这样直白赤裸的攻击时仍然会受伤。

坐在空荡荡的公共汽车上，看着窗外夜色流转，苏画心凉如水。

下了车，苏画到路边的小店打包了个鲜鱼粉，慢慢往家走去。

快到楼下，远远看见墙边暗处有烟头的红光在一明一暗地闪，大概又是哪家的老婆不准吸烟，所以老公到楼下来过瘾了。

可是等她走近，那个吸烟的人却摁灭了烟，朝她走过来。苏画有点慌，站住了脚步。

“回来了？”熟悉的嗓音和风般温煦。

“秦棋。”苏画叫出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忍了一路的泪也随之落了下来。

秦棋看着流泪的苏画叹气，为什么每次见她，她都在哭？他怜惜地将她拉入怀中，任她宣泄。苏画紧紧抓着他的衣领，把脸埋到他怀里汲取温暖。

哭够了，她抬起头，鼻头发红，脸上还挂着泪珠，这才想起来问他：“你怎么会来？”

秦棋伸手抹掉她的泪，微笑：“你不是想见我吗？”

苏画破涕为笑：“我还以为你不想见我。”

秦棋捏捏她的鼻子：“怎么会，傻妞。”

一声“傻妞”酥了她的心，她抱紧了他，他也拥住她，在她额上印下一个吻。

许久她都舍不得松手，还是秦棋拉开了她：“外面风大，我们上楼吧。”

苏画一愣，脸色绯红。秦棋调侃她：“又胡思乱想了吧？”

苏画的脸更红了，啐了他一口，两人手牵着手上楼。

两个人依偎在一起看情节老旧的爱情片。哭泣之后的疲惫让苏画打了个呵欠，将他抱得紧了一点：“我以前从来不相信一见钟情，可是现在我相信了。”

秦棋的指尖微颤了一下，正犹豫着该说什么，却听见怀里传来均匀的呼吸声。他轻叹，将她抱到床上。冰凉的床铺，没有温度。睡梦中的苏画，皱着眉，手不安地四处摸索。

秦棋迟疑片刻，将自己的手伸过去，她立刻紧紧抓住不放，脸也无限依赖地靠过来，在他的手心里轻轻地蹭，让他心里仿佛有天使的羽毛温柔拂过……

他深深地看了她许久，最后躺到她身边，握着她的手睡去。

清者自清

苏画在微弱的晨光中醒过来，当她看见枕边的秦棋，脸微微地红了，这是她第一次和男人亲密地躺在同一张床上。她仔细地端详着这个她喜欢的人，发现他就连睡着了也让人觉得平静而忧郁。他眉宇间似乎总有散不去的某种东西，锁住了她的心，也锁住了她的眼神。是哪本书中说的，忧郁的王子，总是更容易得到女孩的怜惜和爱情，何况是这么好看的王子。苏画不禁伸出手，用指尖轻点他的眉心。可是，爱人间的抚摸总是贪心的，很快，她的手指便不由自主地下滑至他的唇，还是那样的柔软，让她想起了那天绵长的吻，心跳快了起来。她赶紧缩回自己的手，翻了个身，把滚烫的脸藏进被子。

秦棋在此时睁开了眼，他却没有动，仿佛还在睡……

在小区外分别的时候，苏画磨磨蹭蹭，秦棋笑着催她："再不上车，上班要迟到了哦。"

苏画不情不愿地上了公交，在窗口转头看他，他挥挥手，始终没有说出那句她想听的"我晚上再过来"。

车开了，秦棋两只手插进裤兜，慢慢地往相反的方向走去。他知道，苏画想要从他这里得到什么，可是他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给得起。

一路上，苏画既有未退尽的甜蜜，又有微酸的怅然：为什么她跟秦棋不能像别的情侣一样，亲密得没有距离？

进了公司大楼，苏画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收起所有的杂念，专心对待今天的工作，千万不能再像昨天那样犯错，即使不是为了这个月的奖金，也要为自己争口气。

易沉楷真是个擅长玩悬念的人，一进办公室，就吩咐苏画："把技术部的总监给我叫来。"

总监来了，一脸惶恐，不明白自己一大早犯了什么错。他探询的目光看向苏画，可是苏画也是一无所知，爱莫能助。

办公室的门敞开着，苏画听到了那个让她目瞪口呆的消息：开发科撤销，人员待定岗。

技术总监出来的时候，意味深长地看了苏画一眼：她刚刚被调上十楼，原来科室的所有人就濒临裁员，那么这其间她到底做了什么好事，或者说，她跟易沉楷做了什么好事？苏画也清楚地知道那一眼意味着什么。

到了中午吃饭时间，苏画几乎没勇气下楼，她不敢想，她会面对什么样的眼神和表情。

易沉楷从办公室出来，看到仍然在发呆的苏画，问了句："怎么还不去吃饭？"

苏画回过神来，心里有一丝气恼：你还好意思问，还不都是你害的，我现在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

易沉楷却似乎没有丝毫反省的自觉，耸耸肩，自己下楼了。苏画坐了一会儿，也站起来下楼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总不能不吃饭，别人误解自己，难道自己还要折磨自己？

进了食堂，她看见周姐和叶玲玲就坐在门边不远的桌子上吃饭，心里又是一僵，低着头从她们身边走过去。打完饭回来，却被周姐叫住："苏画，过来一起坐。"

苏画硬着头皮坐到叶玲玲旁边。叶玲玲毕竟是小孩子，掩不住情绪，气话脱口而出："你倒是高升了，我们却都倒了霉。"

周姐在桌子底下踢了踢叶玲玲，笑得和颜悦色："苏画，你在十楼，知不知道易总为什么要撤掉开发科啊？"

苏画说不出话来，只能低头转着自己的饭勺。周姐看着她，笑了笑，站了起来:"走啦，玲玲，我们这些快下岗的人，怎么好意思跟总经理秘书一起吃饭呢，还是赶快走人吧。"

叶玲玲也站了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瞪了苏画一眼，转身离去。

留下苏画独自一人，旁人的目光几乎灼穿了她的后背，她硬硬地挺直了背，不让自己显露出一点脆弱。

上楼的时候遇到程惜雅和另一老总的秘书，两个女人那样轻蔑地看着她，仿佛这栋楼上，她是唯一不干净的人。

苏画不出声，只是依然挺直了脊梁。

清者自清。

如果自己不打倒自己，那么就没人能打倒你。

刀锋上的舞蹈

苏画刚平复了一下情绪，易沉楷就上来了，他走到她桌前，嘴角带着若有似无的笑容："怎么样?还受得了吗？"

苏画愣住，看着他。

他收起笑容，眼神变得冷厉："要想学会游泳，就不能怕风怕浪。"

说完他就进办公室去，在门口又停下，背对着她说："和不入流的人在一起混到老，也只能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不入流的人。"

苏画在心里默默揣摩他这两句话，心里渐渐生出些感激，其实真的应该谢谢他，给了自己十楼的高度，给了自己一个开阔的视角来看世界。

下午，她主动给他泡了杯茶送进去。他拿着文件，半仰着头看她，然后微笑："这才像我的秘书。"

苏画也微笑："嗯，谢谢夸奖。"

"你怎么知道这是夸奖？"易沉楷挑眉。

苏画俏皮地笑笑:"因为您这么了不起，能被您承认是您的秘书，当然也很了不起啊。"

这次轮到易沉楷犯嘀咕，他皱着眉："你是真心话还是在讽刺我？"

苏画忍不住笑："您觉得呢？"

易沉楷挥手："行啦行啦，别一口一个'您'的，弄得多尊敬似的，你对我的不礼貌我见得多了。"

苏画撇嘴，有这么说话的老总吗?

她干脆改口："那你忙吧，我出去了。"

易沉楷也学她撇撇嘴："我就知道这样叫才合你的心意。"

苏画恼火："不是你叫我改的吗？"

易沉楷看她变了脸，立马指着她：“看，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吧。”

苏画懒得再理他，气呼呼地出去了。易沉楷却一边看文件一边坏笑，他发现，惹苏画生气是项很不错的消遣！

易沉楷做事虽然果断，倒也不算绝情，开发科的人员并没有立刻被裁掉，而是安排进了其他科室，处于留厂察看阶段，一个半月的考察期，合格的留下，依然如故的走人。

这一次，没人敢找关系说情，谁都知道那只会让自己变成易沉楷用来杀鸡给猴看的道具。

苏画再次看到叶玲玲和周姐的时候，她们都行色匆匆，脸上也多了几分认真的味道。其实，这对她们来说也算是好事吧，苏画想，尤其是叶玲玲，如果这么年轻就不务正业，谁也不知道她有没有那个好命，能够一直这样衣食无忧混到老。再强大的后台，都可能有倒的一天，人生真正能够长久依靠的，还是自己。

而这只是易沉楷改革政策的一个微小的起笔，在后面，是波澜壮阔的蓝图画卷。

苏画告诉自己，既然是他的秘书，至少要学着波澜不惊。

易沉楷在不久之后的董事会上，宣布要在年内关闭华易旗下的华裕大酒店，话音未落，已经引起轩然大波。

酒店的叶总激动地站起来，满脸涨得通红：“易总，怎么能这样做？”

易沉楷坐在椅子上稳若泰山，反问：“怎么不能这样做？你们华裕，年年亏损，每年总公司都要给你们几百万才能维持基本开销，这样的无底洞该填到什么时候？”

叶总的脸更红，恼羞成怒：“以前易董在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，可是他从没说过要关掉，你……”

易沉楷冷冷地接过话：“老爷子怎么纵容你们是他的事，但是今天，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我。”

叶总呆呆地看着他，慢慢颓唐地坐了下来。易沉楷身上那种属于王者的霸气压倒全场，再没有人敢说话。

苏画一边记录，一边看着场中央那个冷静而充满魄力的人，第一次，心里居然为自己是他的秘书而腾起一股骄傲！

当开会的人都走出会议室，苏画赶紧去给易沉楷换热的茶水，易沉楷看着她忙乱的背影好笑："我今天又没说几句骂人的话，干吗怕我口渴？"

苏画抿着嘴笑，把茶递到他手中："只是表达一下我的崇拜罢了。"

易沉楷歪着头，不相信她说的是真话。苏画耸耸肩：唉，难得真心奉承他一回，他居然不相信！

晚上照例是易沉楷送她回去，一路上易沉楷都在思索，苏画安静地不去打扰他，而是看夜色。

在三岔路口等红灯变绿灯的时候，易沉楷在光影中对苏画说："这次的事情，肯定没这么简单。"

苏画诧异地看着他："不是开会已经拍板了吗？"

易沉楷笑笑："他们肯定会捅到老爷子那儿去。这是他们的财源，怎么会轻易放掉？"

苏画不解："可是酒店年年亏损，能有什么财源？"

易沉楷拍了拍方向盘："你以为都是怎么亏的？钱呢？钱都到哪里去了？都到私人腰包去了，亏的都是账面。"

苏画终于明白了这其中的内幕，她开始有些担心他："我以前听说……那个酒店……好像和黑社会有点来往。"这自然也是从程惜雅那里听来的小道消息，她本不是喜欢传流言的人，可此时，她却忍不住想提醒他。

易沉楷看着前方的黑暗，笑了笑："我知道。"

苏画怔住，难道是真的？而且易沉楷知道，那他还……

“只?学会在惊涛骇浪中闲庭信步，才能够成大事。”易沉楷的神情镇定自若。

苏画想安下心来，却不禁为他担心：刀锋上的舞蹈，跳得好，精彩绝伦；跳得不好，粉身碎骨。他会不会有事?

苏画咬紧了唇，不再说话，却在下车之后，又追上他已经启动的车，他滑下车窗，她满眼担心地看着他，说：“你一定要小心。”

易沉楷因为她的小题大做而失笑，却感觉很温暖。他给了她一个安慰的笑容：“别想得那么恐怖，毕竟我是金主，他们不敢太过分的。”

苏画轻轻地说：“那就好，总之，一切小心。”

黑夜中，易沉楷的车慢慢滑向远方，苏画站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，明天，会不会是一段充满故事的旅程。

他的情人

第二天中午，易沉楷出来叫苏画：“走，吃饭去。”苏画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跟着他下了楼。走在路上，苏画可以感觉到那些若隐若现的探究目光投在他们身上。可易沉楷却丝毫不以为意，甚至跟苏画的距离走得更近了些，脸上还有微笑。苏画干脆也选择无视周遭的环境，跟着易沉楷进了他的小食堂。不用他点菜，厨子就已经去安排了，不愧是“御用厨房”。可端上来的菜品却让苏画皱眉，颜色看起来清雅可人，可惜她是天生的嗜辣动物，看到那些没有一丝红色的菜肴，毫无胃口。

易沉楷已经开动了，苏画拿着筷子慢腾腾地夹上一两根菜，半天才细嚼慢咽地吞下一口。过了一会儿，易沉楷发现了异样：“怎么，不合你口味？”

苏画赶紧摇头，扒拉两口饭，不过节奏一会儿又慢了下来。

易沉楷看看她，招手让服务员过来，然后问苏画：“你想吃什么？”

苏画觉得不好意思：“不用了，吃这些就行了。”

“这么婆婆妈妈干什么，想吃什么就点。”

易沉楷的直接让苏画也懒得跟他客气了，干脆点了两个川菜。他在一边戏谑：“这么喜欢吃辣椒，难怪脾气那么坏。”

苏画反唇相讥：“你一天到晚吃这么清淡，也没见什么修身养性的效果。”

两人之间这样的对话很容易被定位为打情骂俏，一旁的服务员脸色怪异。

吃过了饭，两人上楼，电梯门一打开，他们就看见了站在大厅中央的老人——易家奇董事长。

他的眼神，如刀子般锐利地划过苏画，她顿时感到一阵寒冷。

易沉楷向他父亲走了过去，语气不善：“来找我？”

易董语气重重一顿："怎么，这个地方我现在都不能来了吗？"

易沉楷嘲讽地笑了笑："怎么不能来，你来把这个地方拿回去我才高兴呢。"

老人狠狠瞪了他一眼："进办公室再说。"

他们进去了，门却没关，不知道是无心还是有意。

苏画坐下来，没有去泡茶，她再单纯也不至于不识趣，看刚才董事长的眼神，分明对她很反感。

她想认真工作，却不得不听里面传出来的争执。

"你怎么能关掉华裕？"

"我为什么不能关？"

"你难道不知道念旧情的吗？你明知道叶伯伯当年给我们家出了多少力!"

"你念了一辈子旧情，可是他们呢？他们做假账，挪用公款，开皮包公司转账，他们念旧情了吗？"

里面的声音低下来，只听见老人的喘气声，苏画叹了口气。

可很快苏画就不再同情老头，因为他对易沉楷吼："你现在翅膀硬了，我管不了你了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连情人都可以直接弄上来当秘书。"

苏画觉得血都冲上了脑门，她紧紧握住手中的笔，恨不得将它折断。

易沉楷也吼了回去："那又怎么样？至少比你偷偷摸摸的强。"

他的父亲气得声音发抖："你……你……"最终说不出什么话来，颤颤巍巍地从里面出来，走向电梯，都没有力气再回头瞪苏画一眼。

一切似乎归于平静，可门里门外的人都心绪翻滚。一个下午，他没有出来过，她也没有进去过。

到了五点半，易沉楷走出来，叩了叩她的桌面："走，我们去吃饭。"

苏画头也不抬："不去。"

易沉楷走过来强行关了她的电脑，把她从座位上拖起来：“我说去就去，我是你老板。”

苏画对他翻了个大白眼，挣脱他的手，噼里啪啦地关上抽屉，拿了东西，脸色冷冰冰的：“那走吧。”

易沉楷生气了：“喂，有你这样对待老板的秘书吗？”

苏画不甘示弱：“我何止是你秘书，我不还是你情人吗？”

这句话说出来，易沉楷愣了两秒，突然大笑起来，苏画看他这样一笑，也开始觉得好笑，脸上的表情和缓了，却还是忍不住白他一眼。

易沉楷笑完，脸色正经起来：“刚才不该把你拖下水。”

这是一句接近道歉的话，苏画知道，这对易沉楷来说已经很不容易，于是她也就“大度”地原谅了他：“那行，你请我到外面吃顿好的吧。”

易沉楷惊叹：“你还真会抓机会。”

苏画下巴扬高：“不然我不是白给冤枉了。”

易沉楷认输：“好，为了不让你白背黑锅，今天我们去高级餐厅约个会。”

两个人相视而笑，十楼的空气变得和平时一样轻盈。苏画桌上的香精盒散发出淡淡的茉莉味，清新舒适。

我们的约会

易沉楷选的地方幽静而隐秘，餐厅布置得看似低调，却又处处透着精致和讲究。当苏画翻开那本纯手工制的美丽菜谱，一看价格，瞳孔顿时就放大了，她迟疑地望着对面的他，脸上的表情明白无疑地写着:这也太贵了点吧?

易沉楷看着她瞪得圆圆的眼睛一笑："不是要宰我吗？怎么临上场了又下不来手？"

看苏画还在磨蹭，他直接对服务生说："要你们这最好的特色菜。"

服务生走了，苏画咂舌："真是会挥霍的纨绔子弟。"

易沉楷不以为然："不挥霍赚钱干什么？"

完全是败家子的思想精髓！苏画腹诽，可想起他平日的行事风格，又觉得奇怪："那你平时为什么那样精简预算？"

易沉楷的回答让苏画无语："我只喜欢自己挥霍，不喜欢别人挥霍。"

苏画决定不再继续这个逻辑诡异的话题，开始随便闲扯："对了，你跟你爸好像关系不好？"

刚问完苏画就发现了自己的愚蠢，居然去打听老板家的隐私，这不是自寻死路么。

她低下头等待着易沉楷的反应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大发雷霆或者拂袖而去。

看着对面那个小心翼翼的人，易沉楷自己都觉得奇怪，平时最讨厌别人问他家里的事情，可是今天，心里非但没有一丝怒火，反而有种一吐为快的欲望。

他靠着椅背，扯松了领带，点燃了一根烟。

"我讨厌他的行为方式。"

他平静的语调让苏画讶异地抬起头，烟雾弥漫在他们之间，她只看到一双深沉的眼眸。

当银色的烟圈散于无形，他垂下眼，弹了弹烟灰，脸上有丝说不出含意的笑："他一辈子都在念旧情、亲情、友情和爱情，可惜没有一个人记得他的情。"

苏画呆了会，想起易沉楷今天在办公室说的那句"至少比你偷偷摸摸的强"，她虽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却依然能猜个大概。

此时的他，没有了平日里那样的意气风发，反倒有些伤感和凄凉。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他，恰在这个时候，服务生送来了餐前小点。

苏画从竹筐里拣起一个圆乎乎的小面包递给他，脸上是甜甜的笑："不开心的时候，吃点甜食就会觉得开心了。"

易沉楷不禁失笑，这和拿着糖哄哭泣的小孩子有什么区别，可是看着她的笑容，他还是把那个小面包一口吞了下去。

好像沾染了她笑容的魔力，吃下那个香甜的面包后，他的心情也真的好了起来……

吃饭的时候，苏画的话特别多，给他讲她以前在大学里发生的那些趣事，他也随着她的话不时露出笑容。

看着他心情愉快地吃完他盘子里的东西，她暗暗松了口气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没吃多少，这才觉得饿，开始埋头苦吃。

看着对面吃得津津有味的她，他眼里也有了温暖的笑意。阳光从玻璃窗泻进来，像最柔软的毯子，披在两人的肩头……

从餐厅出来的时候，白天已经褪去，只剩下有些寒冷的夜。他问她:"还想去哪儿逛逛吗？"

她好笑，这样倒像是真正的约会了。她摇摇头："不了，我要回去了。"

易沉楷带着淡淡的失望"哦"了一声，苏画顿时又敏感起来，马上说："那要不……就去逛逛吧……呃……看电影好了。"

他的伤心事是她勾起来的，她总得负责到底。

易沉楷看着她紧张的样子，心中暗笑不止，表面却还是一副伤感的样子："嗯，好，那去看电影吧。"

可一到电影院苏画就后悔了，易沉楷居然带着她去看鬼片！

她脸色发白："我们换个别的看好不好？"

"为什么呢？"易沉楷一脸无辜。

"我……我……看了晚上不敢睡。"苏画想起以往看鬼片的经历，开始觉得后背凉凉的。

她是那种情绪慢半拍的人，看的时候一片木然，把所有的情节都简单地影印到脑子里，等到了睡觉的时候，她才开始反应过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导演想表达的所有恐怖的感觉会一点点袭来，吓得她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发抖。

易沉楷真是个大坏蛋！这是苏画那天晚上最刻骨铭心的感受。

易沉楷把她拖进放映室，还把她塞进里座，她根本就出不来。

她只好用手遮着眼睛，然而各种恐怖的声响还是直往她耳朵里钻，让她不禁去联想对应的情节。而易沉楷那个坏人，还常常在电影最寂静无声的片段，突然伸出手拍她的背，吓得她尖叫……

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，苏画假装没走稳，狠狠地踩了他一脚。尖尖的鞋跟，让易沉楷的脚被踩得生疼。他一跛一跛地跟在她后面咬牙切齿："天下最毒妇人心。"

那天夜里，易沉楷坐在床上揉着已经快破皮的脚，苏画开着家里所有的灯，两个人都在气急败坏地骂对方心狠。

好鬼面具

第二天上班，易沉楷的脚还没消肿，苏画则顶着两个大黑眼圈，见了面谁也不理谁，如同儿时闹别扭的玩伴。

不过即便这样，苏画的心情依然不错，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。一大早，她就收到好几条好友的祝福短信。

江岷也一大早打来电话，从小到大，他没有忘记过苏画的任何一个生日，这让苏画的心里暖暖的。虽然程惜雅最近对她屡屡出言不逊，可毕竟不关江岷的事不是吗？苏画开开心心地接受了江岷的祝福，两个人在电话里闲聊几句。江岷扯到了秦棋，说一大早发短信问秦棋，今晚怎么给她庆祝生日。

苏画的心一颤，假装平静地问秦棋是怎么说的。江岷却说，秦棋大概是很忙，没有给他回短信。苏画有些失望，却又心存侥幸，无论怎样，秦棋总是知道了今天是她生日，或许，会有惊喜。

然而，从早晨一直等到下午，苏画仍旧没有等到她最盼望的那个祝福。她一次次地翻看手机，将铃音调到最大，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却始终没有在手机屏幕上看到“秦棋”这个名字。

她的精神渐渐地蔫了，像被雨打了的花朵。

五点左右，易沉楷从里面出来：“走，今晚跟陈总有饭局。”

那是上次她出错而没有约成的维斯的陈总。她赶紧收拾东西，跟着易沉楷下楼。

在电梯里，看着墙面映出来的自己沮丧的脸，她笑了笑：算了，反正等不到了，那个人也许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心上。那天早上的分别，她相信自己已经暗示得够清楚，可直到最后的回眸，他仍旧没有开口说舍不得。

而直到现在，他都没有打过一个电话给她，甚至没有一条短信。是不是真正陶醉在这段感情中的人，只有她？

晚上的应酬，苏画跟在易沉楷身边，虽有礼貌的微笑，却时不时走神，需要易沉楷用眼神提醒，才可以回过神来。

告辞之后，易沉楷在车上皱着眉问她："你怎么搞的？一个晚上都心不在焉！"

苏画歉意地低头："对不起。"

易沉楷看了看她，想说什么又没说，转过头去开车。苏画只是将双手交叠放在膝上，眼神迷茫地看着前方的路。

到了广场，苏画突然让他停车："就在这里放下我吧。"

易沉楷放慢了车速："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？"

苏画苦笑："只是想去广场上走走。"

易沉楷盯着她的眼睛，苏画将眼神避开。他突然加快车速，开到最近的停车场。

苏画下了车，他也跟着下来，她不自在地抓紧自己的手提包带子："我……一个人走走就行了。"

易沉楷也不说话，只是率先往地下通道走去，苏画怔了一会儿，还是跟了上去。

冬夜的广场，冷冷清清，只有广场中心那家还没关门的小店里橘黄的灯光，透着一点温暖。

跟易沉楷沿着环道默默地走，寒风吹在身上，苏画觉得连心都冷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有沙子进了眼睛，苏画的眼泪就那样流了下来……

当她伸出手偷偷去抹的时候，被易沉楷看见，他停下脚步，和她面对面地站着："你怎么了？"

苏画一听他的话，累积了一天的委屈突然爆发，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，她抽噎着说："今天是我生日。"

易沉楷有点啼笑皆非："就因为你过生日没人帮你庆祝你就要哭？"

苏画气急，撅起了嘴任性地说："就是，怎么样？"

易沉楷没辙："那你要怎么样？"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苏画说完，眼泪流得更凶。

易沉楷长叹了口气，眼睛瞟到那家小店，突然有了主意：“你等我。”

苏画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跑进那家店。过了一会儿他跑了回来，神神秘秘地在她面前背着手。

“你把眼睛闭上。”易沉楷一脸坏笑。

“你想干吗？”苏画不放心。

“闭上闭上。”易沉楷不耐烦地伸出手，温热的掌心贴在她眼睛上，让她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。

就在睁开眼的那一瞬间，她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尖叫——她看到一张恐怖的鬼脸！

面具在她的尖叫声中被缓缓揭下，一张面容俊朗的脸出现在她的眼前……

那一刻，苏画突然呆滞了。她想起《大明宫词》中的小太平在黑夜的市集掀开薛绍的昆仑奴面具，看到他的脸时的场景，那样宿命的唯美……

易沉楷的手在她眼前晃了两下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怎么样？今晚又被吓得睡不着了吧？”

苏画回过神来，什么唯美？事情发生在这个爱恶作剧的人身上，哪有唯美可言？

她立刻伸手打算给他一拳，他往后躲，她追上去，两个人的笑声在空荡荡的广场上空格外清晰……

疯够了，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在台阶上坐下，易沉楷把面具递给她：“喏，给你的生日礼物。”

苏画不接：“挂在家里看了害怕。”

易沉楷却硬塞到她手里：“这是好鬼，会保护你的，你把它挂在家里，别的坏鬼就不敢进来了。”

苏画听着他孩子气的胡诌，扑哧一笑：“你这个人的奇怪理论真够多的。”

易沉楷得意地笑：“那当然，我是天才，当然与众不同。”

苏画吐吐舌头：“我看你是自恋。”

易沉楷看着她，想假装生气，却又忍不住微笑：“也就是你，敢这么和我说话。”

苏画也微笑，仰头看着夜空里稀稀朗朗的几颗星，突然觉得，身边的这个人，其实也可以做朋友。

到了道别的时候，她弯着腰在车窗边对他挥手：“谢谢你。”

他也真心地对她说：“生日快乐。”

在各自回家的路上，两人想着这个夜晚，脸上都有孩子般的笑。

深夜加班

深夜加班

回到家，苏画将易沉楷送的那个面具挂在门背后的挂钩上，不禁微笑，自己居然还真的听了他的话，把这个好鬼当成了辟邪的门神！

可是一想到那个没有给她哪怕是一条短信的人，笑容就从她的脸上渐渐敛去，只剩下落寞。她倚在沙发上，开了电视，热闹欢快的歌舞节目却看得人想流泪。也许，当人想流泪的时候，即使看到一颗石子，一粒灰尘，都会想哭。

无声的哭，不知道持续了多久……

抱枕湿了大半，苏画坐了起来，啪地关了电视，丢掉遥控器去洗澡，水开得很热，苏画闭上眼仰起脸，任水柱冲刷，脑子从一片空白到渐渐清晰。她开始回想他们交往的每一个细节，发现了一个让人疼痛的事实：秦棋，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她，自始至终都是在回她的短信，回她的电话，她说要见他，他才过来见她。

原来，他不过是在被动地回应她主动的爱。

原来，她真的又再次踏入了单恋的歌剧院。

她默默地换上睡衣，默默地上床，默默地睡着，安静得像个蚕茧，把自己再次包裹进一个无爱的世界……

第二天在公司，易沉楷一见她就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："昨晚睡得好吗？"

看着他一脸等待表扬的样子，苏画笑了："嗯，心情好，自然睡得好。"

易沉楷很满意："那你今天可要好好工作报答我。"

苏画不满地嘀咕："我哪天没有好好工作？"

那一天还真不是一般的好好工作。他们开始整理所有关于华裕的资料，因为下一周易沉楷就要去华裕开会，去之前必须有备无患。

不知不觉忙到晚上十一点，可当天的工作量完成还不到三分之二。苏画揉揉额，给自己倒了杯水，又给易沉楷泡了杯浓浓的茶。

易沉楷接过茶，这才注意到时间已经很晚，看了看疲惫的苏画："今晚可能要熬通宵了，你受得了吗？"

苏画虽点点头，心里却不敢确定，除了大学期末考试，她还从没因为工作熬过通宵。

硬撑到凌晨两点，苏画再也受不了了，准备趴在办公桌上打个盹，易沉楷却在叫她："苏画，你帮我把前年的报表找出来。"

"哦。"苏画答应着，努力地揉着眼睛，翻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，可是脑子一片混沌，怎么也找不到。

易沉楷等了半天，只好自己出来，看到苏画头一歪一歪的瞌睡样，又好气又好笑地拍拍她的肩："算了，你去休息室睡一会儿吧。"

苏画清醒过来，眼皮却还是沉得打不开，刚开口想说不用，却又忍不住打了个呵欠。

易沉楷打开了休息室的门，把她推进去："好了，你快去睡觉。"

苏画看着他："那你呢？"

"我不困。"他说完就带上门出去了。

看着房内那张舒适干净的床，苏画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困意，倒头就睡。

等易沉楷忙完，天已经泛起鱼肚白。他走进休息室，却在进门的那一瞬间有些恍惚：雪白的被子裹着娇小的天使，漆黑的长发铺满一枕，衬着一张纯净清秀的睡脸，让人心里如同摇曳着柔软的水草……

等回过神来，他开始自嘲，大概是工作让脑袋变得迟钝，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。他走过去打算拿个枕头到沙发上去睡，却发现被她当成抱枕压在身下。他俯身去取，可当苏画的脸贴上他身上质地柔软温暖的羊绒衫时，她居然在他胸前蹭了蹭，还抓住他的衣襟舍不得放开。易沉楷只好去掰她的手指，睡梦中的她不满地嘟嘴，抓得更紧，

易沉楷觉得好玩，故意将衣服扯了扯，苏画果然更加着急，脸愈发向他羊绒衫上贴去，两个人的姿势顿时变成了拥抱。

看着怀里的苏画，易沉楷的心不知怎么漏跳了一拍，他狼狈地爬起，迅速抽出自己的衣服，躺到沙发上关灯睡觉。

苏画浑然不觉自己做过什么，兀自睡得香甜。

流言四起

苏画是被清洁人员的声音吵醒的，她睁开惺忪的睡眼，看到那个睡在沙发上的人的时候，有一丝茫然，易沉楷怎么会睡在她的房间里？过了一会儿她才反应过来，这里是他的休息室。她爬起来，捡起掉落在地上的毛毯帮他盖好，才打开休息室的门出去。

清洁阿姨没想到一大早的办公室会有人，看到她时吓了一大跳，她比了个小声的手势："易总还在睡。"

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句话会引起不良联想，自顾自出去洗漱了。清洁阿姨在她背后，脸色变幻莫测，十秒之内，表情从不可思议到了然于胸再到鄙视唾弃。

下楼到食堂买来早点，苏画才把易沉楷叫醒。他看到她时，也和她刚睁开眼睛时是一样的反应，脸上写着：你怎么会在这里？

苏画闷笑："快起来吃早饭啦。"

易沉楷坐起来，慢慢回想起他们是在通宵加班，想起昨晚那个"近似拥抱"，恶作剧心起："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昨晚干了什么？"

苏画眨眨眼，回想了一下："没干什么啊，就是睡觉呗。"

易沉楷看起来一本正经，还带着点严肃："你昨晚对我投怀送抱。"

"什么？怎么可能？"苏画不相信地大叫。

"怎么不可能？你还抓着我的衣服不让我走。"易沉楷说这句话的时候毫无愧意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说的是事实!

苏画出现呆傻状态，开始绞尽脑汁地想自己昨晚做了什么梦，会不会是……梦到秦棋……错把易沉楷当成了秦棋……

易沉楷看见苏画的脸上渐渐起了红晕，心情好极了：总算让她也尴尬了一把，报了一箭之仇，嘿嘿。

苏画看到他眼睛里掩饰不住的得意洋洋，醒悟过来，拿起枕头狠狠砸他："就知道你在耍我！"

易沉楷吃了一枕头，一点都不生气，反而哈哈大笑。

就在这时，休息室门外传来刻意的咳嗽声，两个人的动作停住，转头发现李总站在门外。苏画红了脸，赶紧走了出来，易沉楷正了正脸色："有事吗？"

李总一脸撞破上司奸情的尴尬，磕磕巴巴地汇报完事情就溜之大吉，办公室里剩下的两个人却一脸沉痛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这次一定会流言四起！

果不其然，关于他们的花边新闻以光速向四面传播，全华易的人，上至副总，下至清洁工，都知道易沉楷和苏画在办公室里"同宿"，并且一大早还在"亲热"！

对于流言，易沉楷"痛定思痛"："要不你干脆当我小蜜好了，反正已经被冤枉，不当白不当。"

苏画狠狠地丢给他一个卫生球:"当你秘书已经够惨了，还当你小蜜！"

易沉楷摸摸鼻子："真是，你想当我还不敢要呢！别人的小蜜哪个不是温柔多情，哪像你，一天到晚对我恶言相向，哪有当小蜜的素质！"

然后两个人同时从鼻孔里迸出一个大大的"哼"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！

不过话说得干脆，两个人却不得不共同面对谣言，召开职工大会公开辟谣是不现实的，这样只会越描越黑，因为大家都相信"眼见为实"。易沉楷想了半天，决定以毒攻毒，干脆对苏画表现亲密一点，这样至少没有人敢公开攻击诋毁她。苏画对于他的建议毫不领情："都传成这样了还亲密？我以后还要不要嫁人哪！"

易沉楷也不高兴了："我还不是为了你好？换成别的女人，哪用得着这么麻烦，说不定还觉得傍上了我光荣呢！"

从小没骂过人的苏画第一次有了骂人的冲动，她努力深呼吸，以求转化成较为文明的语言："你真是有自负自恋自大的王子病！"

她难不成还真是灰姑娘的倒霉命，遇到了“公主”程惜雅不说，现在又遇到了“王子”易沉楷！

可是易沉楷这个人，向来说一不二，在公共场合居然真的表现出温柔款款的王子样，当他再一次殷勤地给苏画打开车门的时候，苏画呕得不行，忍无可忍地低吼:“你够了没？”

易沉楷赶紧把她塞进车里，关上车门，自己再从另一边上来开车走人。

这一幕，在别人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：小蜜恃宠而骄，老板唯命是从！

苏画在易沉楷的车里懊恼地哀叹：“我这辈子的名誉，算是毁在你手里了！”

易沉楷大笑：“没关系，到时候就像黑帮卧底一样，我把你送到一个谁也不认识你的地方，给你换个身份。”

说得活像演《玉观音》，苏画恨不得死掐他一把，事实上，她也这么做了，换来易沉楷的哀号！

经过了最初几天的痛苦挣扎，苏画和易沉楷也渐渐归于平静，反正在别人看来，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暧昧不清，现在也只是桃色升级而已。他们演绎的，不过是别人幻想中的故事。真实的关系，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。

苏画也并不真的从内心责怪易沉楷，其实，现在他可以算是自己在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朋友。他是她最严格的老板，他还经常捉弄她，但即使这样，他仍然是那个她可以真正轻松自在□处的人，甚至因为有他，跟秦棋分开的伤感也被稀释了很多，疼痛降到了可以忍受的范围。

她已经从手机里删掉了秦棋的号码，而房间原本就干净得似乎没有他来过的痕迹，所以秦棋就这样干干净净地从她生活中消失了，如同他们最初相遇的那个夜晚。

有你在身边

去华裕开会的日子到了，苏画一大早就开始紧张地检查要带的资料和笔记。在去华裕的路上，易沉楷在思索回顾整个计划，气氛寂静得让苏画感到压抑。

到了华裕，一进大厅，苏画的心就紧了一分，还真是“黑店”，黑色的桌椅和沙发，地面也是纯黑色的大理石。苏画往易沉楷的身边挪了小半步，他觉察到她眼里的不安，冲她一笑：“别怕，有我。”

他的笑容让苏画突然安心了，她心里一直绷紧的弦也轻轻松了开来。这个人似乎有某种力量可以让人信赖，只要有他在身边，什么都可以无惧无畏。

进入会场，看着那些面色不善的人，苏画并没有感到狰狞，只是严阵以待。

易沉楷的开场白很简单：“华裕酒店将在年内清算完毕，希望大家做好准备。”

这无异于告诉所有人，他们该回家吃自己了，顿时群情激奋，华裕年轻的董事长叶祖裕站了起来，食指点着易沉楷的方向：“你有必要做得这么绝？”

易沉楷傲然地站着：“是我做得绝吗？你们不如看看这些账目，我没有报警已经是手下留情！”

对面的人气势软了下去，一旁的老人站了起来:“沉楷，不管是我和你爸爸，还是祖裕和你，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，你总要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就被易沉楷打断:“念旧情是吗？你们的旧情，我爸还得不够吗？我们易家是不是应该祖祖辈辈，子子孙孙都得还你们叶家的情？”

会场的空气已然凝结成冰，易沉楷的眼神更像是最锋利的冰刃，直指每一个人。

易沉楷从苏画手上拿过资料，摔到桌上：“各位就好好地善后吧，把你们的黑账做得再圆满一点，别露出太多马脚。”

说完，他冷冷地笑了笑，带着苏画扬长而去。

直到他们进了电梯，其他人才回过神来。叶祖裕一拳砸在桌子上，眼里都是恨意：“易沉楷，你别太嚣张！”

出了“黑店”，苏画仰起头，对着阳光大大呼出一口气。易沉楷看着她好笑：“怎么？觉得自己死里逃生？”

苏画吐吐舌：“刚才我还以为他们会大叫一声‘来人’，然后就冲出来一群拿枪的把我们围住。”

易沉楷摸了摸她的头，用力把她的头发拨得乱七八糟：“你以为拍电影啊？”

苏画气愤得一边整理头发一边瞪他：“大庭广众之下，你干吗动手动脚的？”

易沉楷耸耸肩：“反正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小蜜，摸摸头发怎么了？”

苏画的眼里快要射出火来：“你又想挨掐了是吧？”

易沉楷想到苏画的九阴白骨爪，立马换上讨好的笑容：“走走走，我们去吃大餐，给你压压惊。”

楼下两人的亲密，有人从楼上的玻璃窗看得清清楚楚。他嘴角有一丝阴鸷的笑，对身后的人说：“教训他的时候，那个女的也不要放过。”

原来还是心痛

易沉楷和苏画开开心心地去吃饭，还是上次那家餐厅。这一次，苏画毫不客气，学上次易沉楷点餐的语气，大模大样地对服务员说："来你们这儿最贵的菜。"

易沉楷笑得眼睛都快看不见了："嗯，很有点小蜜的架势了。"

苏画懒得反驳，反正他现在一天到晚说她是他小蜜，那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享受小蜜的福利好了。

面包上来了，易沉楷对她努嘴："给我拿一个。"

苏画不干："你自己不会拿啊？"

易沉楷趴到桌上望着她："你拿的甜嘛。"

看着他耍无赖，苏画撇撇嘴："这么老了还装可爱！"

易沉楷不服气，跳了起来："我哪里老？"

苏画赶紧摁下了他，塞了一个面包到他嘴里："吃吧吃吧，你一点都不老，还年轻英俊风流倜傥着呢。"

易沉楷听了她的话，想笑，却被面包哽住，顿时脸涨得通红。苏画只好坐到他旁边，一边给他水喝，一边拍他的背，嘴里还在嘟囔："真是，这么大人了还要人照顾。"

等易沉楷终于缓过气来，苏画打算回到自己座位上的时候突然呆住，她看到不远处有一双错愕的眼眸正在注视着他们。

她心里的某处狠狠一抽，坐了下来。

易沉楷奇怪地问："干吗要和我坐一排，对面不是有位置吗？"

苏画低着头，面无表情："我就要坐这里。"

易沉楷看着她，又看看四周，那双眼眸的主人立刻避开了目光，他没有发现任何异样。

他推推苏画："坐一起吃东西不方便。"

苏画的眼圈却突然红了："你不想和我坐一起是不是？"

易沉楷愣住，赶紧哄她：“我哪有那个意思，坐一起就坐一起吧。”

吃饭的时候，易沉楷不知道苏画为什么会突然不开心，可是无论怎么问，她就是不说话。看着她眼角的泪光，他只好温柔地哄着她多吃点东西。

离开的时候，苏画挽住了易沉楷的手臂，他很诧异，却没有说什么。当路过某张桌子的时候，他感觉到她突然收紧的力道，他装作无意地看了一眼那张桌边的人，是一个帅气忧郁的年轻男人。他在那一刻终于明白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。

易沉楷没有急着开车，眼睛看着前方，问苏画：“他是谁？”

“你说谁？”苏画装傻。

“那个男人。”

苏画别过头去，不回答。

“不想说算了。”易沉楷狠狠地一踩油门，车子如离弦的箭般飞奔出去。

苏画吓得紧紧握住安全带，慌乱中她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感觉到他眼中的一片漆黑。

车在路边突然停下，易沉楷回过头盯着她：“既然要利用我当挡箭牌，至少该告诉我那个人是谁。”

苏画不敢和他对视，她刚才的确是利用了他。她在那一刻下意识地想要还击秦棋，尽管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伤到他。

她咬紧了唇，松开的时候，嘴唇失了血色，她抬起头来，看着他的眼睛，轻声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易沉楷似乎想要从她眼眸中读出什么，又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。他心里的气已经消了，只剩下怜惜。他伸出手，再一次把她的头发拨乱：“算了，没事。以后要我配合演戏，先打个招呼。”

他的温柔让她的泪滴了下来。他递上纸巾，笨拙地安慰她：“别哭了，天下的好男人多的是，离了他，再找一个就好了。”

怕她不相信，又拍拍自己的胸脯：“看，你面前不就有一个最完美的范本。”

苏画被他的滑稽模样逗笑：“你又开始自吹自擂。”

易沉楷看着她挂着眼泪的笑脸，心里的某处变得柔软，和那个看见她纯真睡颜的夜晚一样，似乎又长出了摇曳的水草。在这一刻，他没有了那一晚的警觉，顺应了心底最深处的愿望，用柔软的指腹仔细地抹去了她脸上的泪水……

苏画没有觉察到什么，只是这一幕让她想起了秦棋曾经的温柔，可如今他已是邻桌的陌生人。

易沉楷却在片刻之后感觉到不妥，迅速缩回了手，笑容有些尴尬：“今天很累，早点回家吧。”

苏画也从回忆中醒过来，眼睛望向窗外，把所有的叹息都装进心里。

因为有你

第二天，苏画虽依然带着笑容，可是没消肿的眼睛却告诉易沉楷，昨晚她一定哭了很久。到了中午，苏画仍然在打文件，他拍拍她：“走，去吃饭。”

苏画抬起头，勉强地笑了笑：“我今天不大舒服，不想吃饭，待会吃点饼干就好了。”

易沉楷静静地望了她半晌，转身下了楼。

一个人的午餐沉闷而无聊，没有半点胃口，胡乱吃下去半碗饭，他叫来服务员：“炒个鱼香肉丝打包。”

那人脸上带着诧异却又了然的笑进了厨房，很快大家开始半是嫉妒半是鄙薄地小声议论:易总对他的小蜜还真好啊，居然亲自给她带饭上去。

当易沉楷提着饭菜回到十楼，在电梯门打开的瞬间，他看见了那个站在落地窗前的孤单背影。

他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苏画。”

苏画回过头来，在淡绿色的光影里，她的眼神和笑容落寞得让易沉楷心里一疼……

他走过去，拉着她坐到大厅里的沙发上，给她打开饭盒：“好好吃饭，饿坏了怎么行？”

苏画原本寒冷的心开始回温，她的笑容比刚才明亮了些：“谢谢。”

易沉楷拍拍她的肩膀：“别说废话了，快吃。”

苏画低下头去吃饭，易沉楷进了他自己的办公室。

他站在窗前默默抽烟，朝苏画刚才望过的方向看去，除了看不到边际的死寂的天空，什么都没有。他的情绪也低落下来，无法否认，那是因为苏画。他自我开解，大概是因为怜悯吧，看到一向生气勃勃

的她突然变成这样，所以觉得心疼。“心疼”这个词突然冒出来，把他吓坏了，他迅速回到座位，摁灭了烟，开始逼着自己看报表。

苏画吃完饭，给他泡了杯茶进来。他抬起头，看见她的气色好了许多，他笑了笑：“吃饱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苏画笑着点点头，他点的是她平时最喜欢吃的菜，难为他记得。

他端起茶杯喝了口茶，清香弥漫在唇齿间。他若有所思：“为什么一样的茶叶，我就泡不出这样的味道？”他在家里试过好几次，却总觉得寡淡，没有这种醇香。

苏画想了想：“也许是你泡茶方法不对，或者是水质不同，再或者是水温有差异吧。”

易沉楷点头：“也有可能。”

苏画望着他笑：“要是我给你当一辈子秘书，就帮你泡一辈子茶，你就不用琢磨这茶怎么泡了。”

一辈子？易沉楷心里怦地一跳，故作轻松地嘲笑她：“当一辈子秘书？你就这么没进取心？”

苏画撇撇嘴：“好心当做驴肝肺，像我这样的超级秘书去哪儿找啊？”

易沉楷大笑：“看来跟我时间长了，你也开始自恋了。”

苏画也笑起来：“上梁不正下梁歪嘛。”

易沉楷突然觉得刚才心里的郁结都散去了，他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舒服地靠在椅背上，把椅子转来转去，嘴角勾起坏笑：“其实你的服侍呢，总体来说，我还是挺满意的。只不过，有一点要注意改进……”

他看见苏画的眼睛已经危险地眯起，后半句话立马变得很小声：“那就是不要老掐我。”

这句话提醒了苏画，她冷笑着接近易沉楷，吓得他立刻缩成一团，躲进椅子，嘴里直嚷着：“改天你午休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弄把剪刀

把你的指甲全部剪秃。”

“那就趁你还没剪的时候让你多享受一下。”就在易沉楷以为真的又要“享受”那种“美妙”滋味的时候，却发现苏画并没有动作。他不相信地抬头，却看见苏画脸上的表情很柔和，根本不是她语气里的恶狠狠。她看着他发怔的模样，笑得眉眼弯弯：“看在你今天帮我带饭的分儿上，饶了你。”

说完翩然而去，留下易沉楷一个人在那儿发呆，他脑子里不知怎么蹦出一句广告语：

因为有你，所以我快乐。

不让你受伤

下午苏画的情绪好了很多，虽然偶尔还是会看到她的失神，但是眼睛恢复了平日的明亮，这让易沉楷放下心来。晚上他们一起出席饭局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。车上淡淡的音乐使苏画昏昏欲睡，易沉楷的心情也很放松，可是在某个弯道，却突然觉得不对劲，后面的某辆车似乎自他们从酒店出来，就一直跟在他们后面，他不动声色地向另一条路拐去，果不其然，那辆车也立刻跟着他们转弯。

他侧脸看了一眼身边的苏画，她已经睡着，看着她掩饰不住的倦容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没有叫醒她，只是加快了车速。

他们还是被截住了，那辆车突然超速挡在了他们前面。这时，他才发现，后面还有另一辆车，挡住了他的退路。

避无可避，他熄了火，推了推苏画，她醒过来，茫然地看着他。他俯过身来，在她耳边说："我下车去，你待在车上不要动。"

苏画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易沉楷已经下车了。前面的车上下来几个面相凶恶的人，手里拿着棍棒朝易沉楷走来，她瞪大了眼睛，惊恐地捂住了嘴……

等开始明白是怎么回事时，她立刻用发抖的手从包里拿出手机拨打110。可就在她刚刚按下拨号键的时候，车门突然被打开，一只手伸进来，夺走了她的手机，狠狠摔在地上。那个人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，把她拖下来撂在地上，车灯的强光刺痛了她的眼睛，她抬起手掩住脸，在隐约中看见易沉楷向她跑过来，却突然被背后的人猛地一击，他跪倒在地上。苏画哭了出来，想要爬起来去看他，却被刚刚拖她下来的男人压住了手脚。那个人脸上有猥琐的笑，他肮脏的手开始拉扯苏画的领口，苏画死死揪住自己的衣服，拼命挣扎，嘴里语无伦次地哭喊："易总……救我……救我……"

易沉楷的膝盖弯被那么一猛击，火辣辣地疼，可是苏画的哭喊更让他觉得撕心裂肺的疼。他不顾一切地爬起来，向苏画冲过去，身后

的人没有再击他，只是抱臂看着他狼狈的样子得意地冷笑。

易沉楷狠狠地推开了苏画身上的人，把她紧紧抱进怀里。苏画攥住他的前襟，泣不成声。

那个猥琐男看着到口的美味被夺走，恼羞成怒，抄起棍子往易沉楷的背上挥去。他巨大的力道使苏画都感受到了那种猛烈的震荡，而易沉楷却一声不吭，只是将苏画整个人都抱进怀里，用他的身体做她最安全的堡垒。

其他人的拳脚也雨点般地落在易沉楷的身上，苏画的眼泪一滴滴落在易沉楷的颈窝里，易沉楷感觉到那种滚烫，咬着牙对苏画轻声说："我没事，别担心。"

当苏画看到那个男人的铁棒突然向着易沉楷的头砸过来的时候，她的瞳孔蓦地放大了，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挣脱开易沉楷的怀抱，用自己的双臂紧紧抱住了易沉楷的头，那一棒落在了她的肩上，她痛苦地闷哼一声，身体软了下去……

易沉楷死死地搂住她，眼睛变得血红，他暴吼："你们都给我住手。"

身后的那群人被他不要命的气势吓住，停住了手。易沉楷抱着苏画吃力地站起来，向车里走去。有个喽啰着急地往前跟了一步，易沉楷回头，眼里的狠绝让人不寒而栗："要不你们今天就干脆杀了我，不然只要谁敢再动一下，我以后一定让你们都死在牢里。"

一直站在后面冷笑的那个带头人笑不出来了，因为他们得到的指令只是教训一下易沉楷而已。他也不愿意真的和这样可怕的人结仇，于是手一挥："撤。"所有人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易沉楷将苏画抱到车里。她的嘴唇变得雪白，额上渗着豆大的冷汗，而她的肩头，鲜血已经浸透了毛衣。

那一刻，易沉楷眼里有了湿意，他吼她："你干吗要去挡？"

苏画虚弱地睁开眼，想要笑着安慰他，却痛得只能象征性地扯了扯嘴角："不怎么疼的。"

她庆幸刚才这一棒是落在肩上，如果真的击中他的头，也许他会……她不敢想那个可怕的字眼，只是庆幸他躲过了这一劫。

易沉楷紧紧地搂着她，直到救护车呼啸而来。

守护天使

到了医院，医生要易沉楷去处理伤口，他却坚持守着苏画不走。苏画感动却又羞赧，那伤在肩头上，怎么能让他看?

当医生解开她上衣的第一粒纽扣，她红着脸垂下眼睑，用手捂住胸口的衣服，免得泄露更多春光。可是易沉楷此时却没有任何心情调笑，他蹙紧了眉头，看着苏画的伤口。

血将苏画的衣服和皮肉粘在一起，当医生将衣服从伤口上撕下的时候，那种剧烈的疼让苏画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往外淌，她别过头去，紧紧地咬住嘴唇。易沉楷的心也揪到一起，他紧紧握住苏画的手，苏画仿佛找到了力量的转移点，牙渐渐松开，手却越来越用力，指节全部泛白，指甲也深陷进易沉楷的掌心……

当煎熬终于过去，苏画无力地松开他，闭上了眼，她没看到易沉楷手上被她的指甲掐出的血痕。易沉楷完全没有感觉到手上的疼，只是拿着干毛巾一点一点拭去她额上的汗珠。苏画勉强睁开眼，摇了摇他的胳膊："你快去处理伤口吧，我没事了。"

医生过来硬拉着他去处理一身的淤伤。当他处理完回到苏画身边，她已经疲惫地睡着了。长长的睫毛在苍白的脸上画出的扇般阴影，更渲染了她的柔弱，整个人像个没有生命力的布娃娃。

苏画也许是在梦中又看到了那些可怖的面孔，她的身体时不时惊悸地颤抖。

在她的人生中，一定从没有经历过今晚这样的噩梦吧，可是因为自己，她却不得不遭遇这些。她为了救自己，硬接了那本该由自己来挨的狠命一击，可她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那一棍偏上一分半分，谁又能救得了她? 易沉楷怔怔地看着她，紧握住她的手，掌心贴着掌心，叹息着低语："傻瓜。"

他的温暖传进她的心，她似乎感觉到他的守护，绷紧的身体渐渐放松下来，梦的颜色渐渐变得祥和。

当苏画在清晨的阳光中醒来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铺天盖地的白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回想起昨晚噩梦般的一切，不由得在心里感谢老天爷还能让自己安然地看到今天的晨光。

感觉到手边的温度，她看向那个趴在床沿上熟睡的人，只是一眼，她的眼泪就流了出来。他的脸上留着青青紫紫的痕迹，胡子拉碴，衬衫和毛衣都是皱巴巴的，她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的狼狈模样。他好像有点冷，身体缩了缩，她吃力地爬起来，用没有受伤的那只胳膊将椅子上的厚外套拖过来给他盖上，她的动作惊醒了他，他皱着眉头训斥："你肩上有伤，怎么还乱动？"

他想站起来帮她躺回去，却发现腿酸麻得动不了。她看着他捶腿，鼻子又酸起来，他昨晚一定是这样趴在床边守了自己一整夜吧。

看见她的眼泪直往下掉，他以为是刚才的动作牵动了她的伤口，因此不顾腿疼硬站起来，用手托住她的背，然后去看她的伤口有没有渗血，一迭声地问："疼吗？是不是很疼？"

她抹掉眼泪摇头："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"

他的心里又是一阵叹息，怎么会不疼，昨晚她一整夜都是侧着睡的，连在睡梦中都下意识地不敢翻身，甚至为她受伤的肩头盖被子，都会引起她身体轻微的抽搐。而现在她却还在自己面前拼命逞强，只为了不让他有负担。

易沉楷眼里深沉浓烈的疼惜让苏画有些不自在，她慌忙转移话题："你赶快回去洗澡换衣服吧，你现在的样子太有损你易大公子的形象了。"

易沉楷回过神来，回头把玻璃窗当镜子照了照，看到了自己一身的惨状。他扯了扯自己脏兮兮的衬衫，咧开嘴笑了起来，他的笑容看起来那样孩子气，平日里深沉的黑眸此时变成了弯弯的月牙，让人有抚摸的欲望。此刻的他，看起来像个刚在外面打完架的淘气孩童……

这样的笑容太容易激起女人体内天生的母性，苏画作出了一个连她自己都想不到的举动，她居然伸出手去抚摸易沉楷的头顶。当她的

手指插进他光滑的黑发的瞬间，她和他都呆住，室内的空气也仿佛停止了流动，两个人呆怔地对望……

苏画很快反应过来，缩回了手，并把那只肇事的手藏进了被子，人也跟着缩了进去，可是露在外面的通红的耳根还是泄露了她的羞窘。她在被子里直嚷："你快回去吧，快点走嘛。"Oh my god，刚才真的是中邪了，手居然就这么摸到他的头上去了！！

在她的家乡，有一句亘古流传的俗语：男人的脑壳不能摸，摸了就要当老婆！

苏画像钻地鼠一样，头埋在被子里死都不敢再探出来。易沉楷看着她这可爱的举动，笑容里带了宠溺，不忍心再继续逗弄她。何况，他也该"回去"一趟了，他的眼神蓦地一冷。

当他眼神再次投向苏画的时候又变成了温柔。他帮苏画仔细地盖好被子，小心翼翼地不去碰触她的伤处，又在她的背后塞上柔软的枕头，好让她可以躺平一点，不必那么辛苦。之后他按铃叫来特护，这才放心地离去。

冰冷如家

当易沉楷回到那个久未回去的家，看着那扇大门被惊喜地打?的时候，唇边露出一丝冷笑。不出他所料，不到两秒耳边就响起了抽泣声："沉楷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"

易沉楷漠然地看着眼前这张他看过千百次的哀怨的脸，绕过她进了门，坐到了沙发上，扯掉领带丢在一边："老爷子呢？"

那个哭泣的妇人看了看她冷漠的儿子，泪眼转向楼上。对她同样冷漠的丈夫被惊动，已经走到了楼梯口。

易沉楷没有回头看他的父亲，冷笑着点燃一根烟，吸了一口，这才转过头挑衅地对已经走到他面前的易家奇，长长地吐出一个烟圈。

易家奇看着他儿子那张布满伤痕的脸，一瞬间震怒："这是谁干的？"

易沉楷的嘴角斜斜地一勾："你说呢？"

易家奇微怔了片刻："叶……？"

只发出一个单音，他就没了说下去的力气。

易沉楷突然站了起来，他的身高带给他父亲莫大的压迫感。

"你以为只有这些吗？"他解开衬衣的袖口，捋高，露出一道长长的伤口，虽处理过，却依然可以看出打他的人多么的狠。

"还要看别的吗？"他的笑容让易家奇背脊发冷，易家奇扶住沙发的靠背，以支撑他那越来越虚软的身体。

易沉楷的母亲开始痛哭，她挪到儿子身边想要抱他，却又不敢伸出手去。

易沉楷看都没看母亲一眼。从六岁起，他就已经不再指望母亲能够为他做些什么。她总是一味地沉浸在她自己的悲剧里，总是觉得这个世界对她有多么亏欠，然后无休止地流泪。她早已不是一个能够保护儿子的母亲和一个应该被儿子爱的母亲。

易沉楷一直带着那种让人心寒的笑容看着他的父亲，看着他一丝一微的表情变化。在那样的眼神中，易家奇心里的某个体系渐渐崩溃，他一直引以为傲的体系。

看着他的脸色逐渐灰败到底，易沉楷替他说出此刻的感受："你是不是觉得他们背叛了你？那些你以为会一辈子忠于你、爱戴你和崇拜你的人？"

易家奇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张着嘴喘气。

易沉楷的话更加残酷："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念了一辈子的旧情。你以为你是所有人的天，其实没有一个人真正感激你，每个人都只觉得你给的不够，包括我。"他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胸口，然后又指指他的母亲，"还有她，还有你的那个老情人。"

"每一个人。"他加重语气强调。

"你以为，你将自己的恩惠均分给了所有人，所以你很慈悲？错！在你的身边，没有人有满足感和安全感，所以才导致了你今天的结

局，你的家庭四分五裂，你的下属钩心斗角，你实际上早就已经众叛亲离！”

说完这些话，易沉楷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淋漓。他没有再看一眼他的父母，便径直走向大门。

就在开门的瞬间，他听到了背后重物倒地的声音和他母亲的哭喊：“沉楷，你爸不行了……”